

L 3090 JFENG

# 蕉風

双月刊

477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Mac / April*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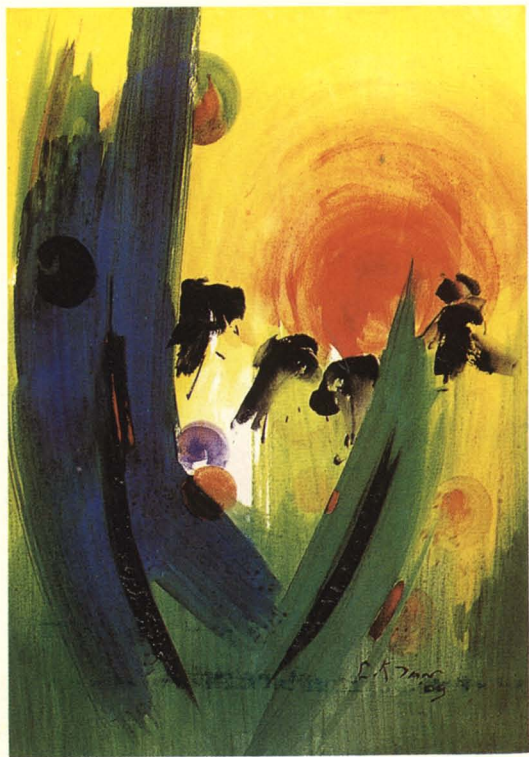
九七年三、四月号

RM1.50 • PP 595 / 12 / 96 • MITA (P) 065 / 04 / 97



郊景 譚智勇作

# 补衣



细雨开始在午后  
椰叶停摆微光  
乍隐那一刻——近前  
那手中游转的白丝线  
穿织茫茫一副老花眼镜  
野草撩破的衣角  
涩香犹在，在我小小鼻梁

水蚁歇脚的岛屿。

四周已淹漫轻柔的潮音  
啾啾雏燕低掠戏水——突而  
微光导引银针雨丝  
檐下一根根白发  
缝上裂口，并且  
润写青苔攀来的墙角

文 / 林惠洲      图 / 陈昌孔



## 共同耕耘

谢谢田思，又一次为我们组稿，第二次编成【砂撈越5作者小辑】，让我们有机会读到犀鸟之乡的作品。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象田思那么有心，和《蕉风》保持关系，时常关怀它，使它更具内涵。

另一件令我们高兴的事是，这一期有不少稿件是本地的作品。面对工商业以及文学创作比赛等等冲击，《蕉风》不无本地作者群渐渐流失的隐忧。因此，当我们收到优秀的本地作品时，喜悦是难以掩抑的。同时，我们也觉得很感激。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蕉风》的读者吧。那么，在《蕉风》表现失水平时，才可以责备得理直气壮呀。因为这是我们共有的天地啊。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令人期待的名字，如：夏绍华、刘育龙、黎紫书、杨康等等，他们将会陆续和大家见面。

# 蕉風

编辑顾问: 白 鑫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 辑: 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Sdn.Bhd.,  
 6 - 10, Jalan T.P.K. ¼,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5752050, 5755890

## 经销处:

###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6 - 10, Jalan T.P.K. ¼,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ulau Pinang.

## 目 录

### 【彩色文章】

补衣  
 道情  
 摇晃的纸鸢

林惠洲  
 杨平枝  
 碧 枝

封面内页  
 封底内页  
 封 底

### 【散文】

砂胜越5作者小辑  
 读书二三事  
 活着  
 澎湖  
 田思散文4篇  
 哀乐中年  
 山水有价  
 母亲的忌日  
 蒲公英的眼神  
 梦回小镇  
 陈慧桦散文2篇  
 花树  
 窗内窗外的鸟声  
 代价  
 希望的兰花  
 旷

石觉天  
 林离波  
 蓝田思

3  
 5  
 8

顺 子  
 陈慧桦

11  
 13  
 15  
 16  
 18

一 介  
 碧 枝  
 邴 眉

26  
 31  
 35  
 38  
 39

### 【诗】

杨平诗小引  
 杨平诗2首  
 拜石  
 途中  
 李国七诗3首  
 岛屿记事  
 Chicago某天  
 巴拿马记事  
 林俊欣诗2首  
 掩耳, 不是为了盗铃  
 遗忘  
 王德志诗5首  
 巴士搭客  
 影子  
 下午的每一天  
 日子  
 时代: 百货公司  
 曹伟诗2首  
 乌节路  
 思念  
 深夜的时候——别后

瘖 弦  
 杨 平

41  
 43  
 44

李国七

45  
 45  
 46

林俊欣

47  
 48

王德志

49  
 50  
 51  
 51  
 52

曹 伟

53  
 53  
 54

林惠洲

### 【论文】

刘禹锡的散文成就

林水椽

55

### 【编辑人语】

共同耕耘

编 者

1

文/石觉天 图/江曙耀

# 读书

## 二三事

### (一)

友人携来一包子书，大约有五公斤重。说是一个朋友收拾旧东西，也把一些旧书整理出来转送他人。若没人要或将成了再生纸的原料。想想也可怜，藏书的最终必面对这问题。不久前，古晋的一位书肆常客就曾特意给我来电致告，他在一家二手书商的摊上购得一些海明威、田纳西威廉、沙特、罗伦斯……早年由企鹅丛书出版的平价本。从书上的衔章，明显的都是从诗巫和古晋两家历史悠久，深具殖民地风采的俱乐部流到旧书摊上。岁月悠悠，当年被特权阶级捧在

手中的书籍，今天竟然流入寻常百姓家。

在这包书中，有藏克家的《诗与生活》，何达的《国际作家风貌》，吴天才的英译《中国诗词选》、《中国现代诗集编目》及《台湾当代诗人简介》，年红的《文坛漫步》，巍萌的《女记者》，木华的《作家的日记》，大马作协的《作协短篇小说选》，《鲁彦选集》。另有几本因为都有了，一接过来即顺手转赠出去。其中《鲁彦选集》让我感慨良多。年少时曾因他的《桥下》几做水鬼。回想童稚的单纯，就一篇文章竟被引得如痴

如醉。尔后既不复读他的作品。

这版本于一九五八年六月由香港新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大千印刷公司承印。在书的扉页购书人用毛笔题了：芳购于一九五八、十二、十一。不禁叫人对当年书籍流通的迅速感到羡慕。那个年头，古晋与星洲之间的交通，主要是靠客货轮，除了殖民地白人高官和富商巨贾乘得起飞机，平民老百姓只好等英女皇诞辰，那天循例有一项由空中俯览古晋市的特价招待，每人还十块钱，登机后心里七上八下的，飞机一腾空人已慌张，洋人飞机司满口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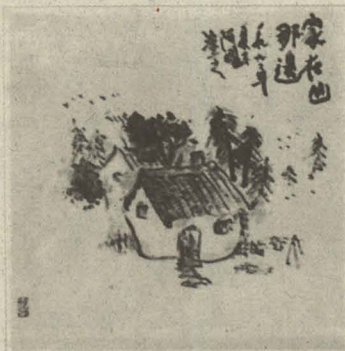
## 【砂胜越5作者小辑】

话，加以机声隆隆，他的讲解一句都没听入耳，两眼尽往下瞧，一片云雾，一片翠绿，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下得机来一身冷汗，心魂乍定也记不起看到什么。但记忆中拉者布禄克货轮启碇前万福码头的热闹场面犹历历在目。香港的书报辗转的由香港经过中南半岛的海港到了星洲，再由海路运来砂拉越，这本《鲁彦选集》在出版的半年后即是在当年的南洋登陆。今天的交通是太方便了，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应是“一日数十还”！可是在出版介绍栏目中见到的，急切盼望能得之一读的新书，若干年后有缘相见已属万幸。

### (二)

大约是在念初二的那年，从小学生晋升为中学生只不过是两年的光景，然而接触到的世界已大为不同。功课学习也开始由好转坏。这时家中的生活渐步入拮据，十四岁的孩子多少已意识到家道的中落，也被这气氛感染的垂头丧气，只懂得把一切的

现实都迷忘在武侠及言情小说中，让精力在篮球场上耗尽。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厕所的旧书堆上，多了一本封面是椰树明月象剪纸图案蓝底反白的新



书。起初也不在意，后来顺手翻阅，倒被它吸引了。那本书即是连士升的《海滨寄简》。这书在那个年代并不能对我产生什么引导或启发，可能是武侠和言情故事正能慰藉当时的心灵和满足好奇心。

认真的阅读《海滨寄简》是在离开学校的事情。有一阵子，生活甚是彷徨，对自己将来的何去何从委实全无方向。苦闷又愤慨，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看了王尚义的《野鸽子的黄昏》，谁晓

得他比我更灰色、更颓丧！其时“失落的一代”在流行，越战打得正紧。《海滨寄简》共有四集。连士升藉与师长友人、子女的通信方式，写出许多治学的方法、待人处事之道，这些书简式的文章，篇篇皆佳构，文字简练，结构严谨，言之有物，若能循着作者的提示自己进修，一段时日下来必有成绩。连士升常提起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邱吉尔的《第二次大战回忆录》，再三的强调说，要想借古鉴今非读这两部书不可，而且更是想写好英文的圭臬。

《海滨寄简》中闲谈的范围甚广，所涉猎的科目繁多，天文地理、琴棋书画、人文科学、中外政治、经济、思想……字里行间闪烁着作者博大的学识和泱泱儒家风范，甚是令读者为之心仪和折服。在我沮丧的日子里，这部书给了我不少的鼓励，也从书中介绍的名著汲取了许多终身受用无穷的好处。

文 / 林离 图 / 李德仁

# 活着

八月天，微云掠空，斜斜地排着，像一丛丛短树林。黄昏时，我们从山腰下来，由高处望去，只见半天霞霭，灿烂如焚，映得山林也有了三分红意，不仔细察看，还以为前面的树林着了火。

放工了，大伙儿沿着巴多河一个接一个行军似的走回去。早上在山里锄梯田，十多个长屋的族人正使劲地挖树头、翻泥皮、除草、烧芭，刚到憩息时候，负责烧饭泡茶的安昭惊惶失措地一边跑一边叫，让大伙儿惊得以为长屋着了火。待问清楚，原来是哥格的太太生了个没头的孩子，但还活着，大伙儿听着觉得不可思议，骂她乱讲，只当她少

见多怪，不当一回事地又干起活来。

这下子放工了，一些年轻的又起了好奇心，纷纷嚷着看哥格的孩子，一下子就跑得无影无踪。屋长和我在后头慢慢走着，漫无头绪的闲聊，不期然地就提起了哥格。屋长说哥格的脚一生出来就残缺，左脚只得一个脚掌，又短了半截，一根脚趾也没有，这原来是有一段掌故的。据说哥格的妈妈怀他的时候，他的父亲抓了一只猴子，他把猴子用铁线捆绑，然后扎住它的左脚，把它的脚趾全砍掉，让它流血而死。接着哥格诞生，他的脚就跟那只猴子一模一样，长屋里的人都说这是报应，妻子有孕

时丈夫千万不可乱乱杀生，不然这些亡灵就会投胎做孩子。这是巴威长屋许多玄异传说的其中之一。

沿着巴多河边走，河水污黄混浊，昨晚下了阵雨，黄泥渗着沙随雨水冲下去，整条河看起来象条黄泥鳅，黄黄弯弯地流下去。屋长叹说：“去年不是这样的，自年初那些伐木公司在上游大兴砍伐，一切都不一样了。”说着说着，他又提到索取赔偿金的问题，食水污染及长屋居民外流，我不想接上这话题，因为这些很多时候是属于敏感问题。自己出差到这里，离古晋二百多公里，负责监督梯田的建造工作及进展，一个月

## 【砂勝越5作者小辑】



后另一个同事将到来替换，所以身属过客，对许多事一知半解，不想牵涉其间，免得惹来一身蚁。

走着走着，出了树林，黄昏的阳光仍火辣辣地晒在前头一个光秃秃的黄泥岗上，越过这个岗，就是这座有二十七家庭的伊班长屋，孤零零地立在巴多河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四周都是原始森林，与外界隔离。唯一通往另一有人烟的地方就是那条攀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蜿蜒山径，年轻力壮的要花两个多小时，年纪大的可能来回就要大半天。

攀上木梯，踏进长屋的走廊，便看到一大堆人

围着哥格的门边喧嚣，好象是什么大节日，又象是来了什么稀有的远方客人，挤得密不通风。我钻进人群，踏入哥格的房间，那是一个一眼望穿的空间，卧房厨房都是同一个地方，没有间隔。竹枝搭成的地板上铺满草席，有的破旧，有的光亮，歪来斜去。尽头的泥灶上生着火，正烧着水，木柴噼噼啪啪地嘶喊着，把水壶叫得黑咙咙。

我踏前一步，感到地上竹枝摇晃，便放轻脚步，后面跟着一大堆五、六岁小孩。哥格的太太坐在右边靠墙的地方，几个妇孺围着她指手划脚。我上前瞄了她的孩子一下，虽然事先已有心里准备，

但还是给吓了一跳。这个刚诞生的婴儿，头上长了个拳头般大的红色肉瘤，像肚脐一样地卷着，软软的，婴儿整个脸肿胀着，五官被压得有点变形，眼睛挣不开，后脑斜平，正面看去像是没有额头，安昭讲得倒没有夸张，确是像没有头的孩子。哥格太太仍给孩子吮乳，毫不紧张，平常一般，哥格更不用说，拉开嗓子大谈孩子的形状，仿佛因为引起了整个长屋的关注而开心，眉飞色舞地指上指下。

也许是因为处在穷乡僻境，离开繁华文明都市一段距离，交通不便，电视也接收不到，没有外来的资讯干扰，很少有如此特殊的事件，因此整座长



## 【砂胜越5作者小辑】

屋闹哄哄的，人人奔走相告，十分热闹，像庆祝大节日一样，整个走廊挤满了人群和声音。我望了望母亲手里的婴儿，怀胎十月，有幸生到世上，却无缘睁眼看看这周遭的人和事，又不能诉说些什么，在这缺乏药物医疗的地方，最近的一个诊疗所要走两小时多山路再加三小时水路，我心里明白，这小小的生命是活不了多久的。再看着哥格，一副事不关己的逍遥自在，不懂该说什么。

第二天下午，那是个周日，他们就说哥格的孩子没了，没有什么悲伤的语气，仿佛死了一只鸡或一头猪，平平常常。黄昏时，我在长屋走廊跟几个少年聊天，只见到哥格抱了一包沙龙布，提着一个树皮制的圆桶，拿着锄头，一个人步下木梯。少年说那张沙龙布包着的就是他的婴儿，个个像见怪不怪，毫无惊异的感觉。我急忙尾随着哥格，只见他一路默默走着，不说一句话。我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不过我相信他知道我在跟着他。我们涉过几次河滩，走了差不多半个

钟头，到了一个山坡。那是长屋的坟场，草长得很，没有稍加注意，是分辨不出的，因为那里只零乱地插着几截木柱。

哥格把怀中的沙龙布包放下，拿起锄头便挖起洞来，我帮着用手把松土丢到一边。洞挖好了，哥格把沙龙布放进圆桶里，然后轻轻地直放进洞里，把泥土盖好，站起来，一声不响。我蹲在地上，抬头望去，只见他的脸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在林中阴暗的光线里，他的喉咙提上去，久久没下来，然后一些声音从他的嘴里出来，咿咿啊啊，声音一会儿大了，一会儿小了，一滴水在脸上流下来，渗出寒光。

我站起来，一手轻按他的肩膀，不懂说什么，山野中的生命是如此脆弱，要来就来，说走就走，谁也挡不了，我只感到喉咙卡住，仿佛见到许多微小的婴灵的脸在林阴中隐现。许多事原来是不能说的，就连生命本身，也有很多是无法说的，只可体会。

回程途中，走在山崖的窄径上，满天烟雾，整个天色灰白白的，天际下山的颜色一重一重淡了，远了，终于消失。我望着哥格，他一声不响地走着，再望着这白茫茫的天色，呆了好一阵子，脑海里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眼见天渐渐高了，黯了，然后黑下来，才回过神。

山风吹来，冰凉剥人；露气浓了，一重一重罩着林梢。林中的瀑布水声哗哗，总是如此响着。黄色的月亮从山头露出来，照得一地惨白，到处清清楚楚，可是我却连着让树根绊着。长屋一盏盏微弱的灯光在望，我看着走在前方的哥格，他的背影一起一伏，联想起了远方，我来的地方。那也是在同一个地球上吗？霓虹灯下飞驰的车辆，购物中心肩比继踵的人流浮卷着喧闹，河滨公园里茫无目的流荡的少年男女，不同的生活方式，浪费的时光……

我要好好地活着。

◆

文 / 蓝波 图 / 韩彪

## 蜆

那阵子，驻站在老越港口，仿佛成了坐镇的港主；那里除了我所服务的唯一检查站外，也只剩一间政府诊疗所及一位医疗助理。

工作是那么清闲，除了每个月的月报是必须的公务外，平时都鲜有船只向这里拢靠。

每天睡到不超过十时不起床。一个人的检查站，宿舍也是办公室的地方，自己是主管了，谁来管？这里是隔着一座汶莱湾，“水长皇帝远”哪！喝过早茶，就踱到高跷的桥上，走到君高店里去闲聊。这跷高整六尺的板

桥，也真是这河边唯一高行道；仔细数过，共由一百七十多片木板钉成，从我宿舍门口伸去，经过码头，经过检查站、商店，延至水上甘榜，而止于一条支流口。

有一天，我倚在厨房窗口，看着吱喳的学生下课走过，又与爱说笑的山尼老师嘻哈几句。他们一走光，整个空间仿佛只有寂寞留下！突然眼底视线所及，有点点红影在晃动；定睛再看，原来是一群壮大肥硕的蜆在屋脚边的泥地上觅食。那双特别抢眼的红钳是多么熟悉！一瞬间，童年在故乡钓蜆的记忆，都象录像

带一样被倒卷回来！想到祖母的腌蜆，酸酸辣辣的，当下就把口水引出来。在这穷乡僻壤的渔村。菜肴颇成问题，这些蜆抓来腌制，可也是美味呢！

隔天在退潮的河岸找着一段细长树枝，再到就近椰林里找来干椰皮，抽出椰丝，做成了钓竿。几天下来，我都伏在窗沿伸下钓竿与蜆们对垒；钓着的蜆，洗刷干净后，腌在酱油中成了咸食。

有一次，我蹲在草堆边，慢慢伸出钓竿，那只肥壮的蜆足足有螃蟹那么大！前几次都被它机警

## 【砂撈越5作者小辑】

的逃回洞内；今早见它爬出洞外，昨晚潮水上涨，退去后留下许多杂物，它一面觅食，一面远离洞口。钓竿伸到它身旁，小心翼翼的把末端的椰丝套子接近它那忙着检食的钳子；这时一群学生走来围观，我停住持竿的右手，左手把食指放到唇边示意他们肃静；这是紧张关头的一霎！我把套子围住了它的钳子急急提起竿子，觉得有点重量，竿末微弓；突然，那蜉蝣从尺高跌了下去，急匆匆的侥幸逃回洞内去！学生们齐声“啊！噢！”续之爆出一串串的笑声，令我脸

红！回头，山尼老师竟站在身后看着这一场战役，他也在笑！

学生们七嘴八口向山尼老师讲些什么，我难听懂。港口的马来土语异于一般，带着浓重的汶莱腔。

见我默然，山尼老师道：“学生说你的做法真笨！”

“Cikgu, cikgu! ……”  
学生中走出一男生，向山尼老师着了几句话。

“他说什么？”我仍

听不懂。

“他叫你用线绑一团棉花去钓蜉蝣更容易！”

果真到诊疗所向亚末要了一卷棉花，撕出一团像乒乓那么大小，把它弄得茸茸的，缚在八号线的尾端，然后从窗口垂下去；那只蜉蝣又悠闲的爬在洞口边，挥动一双大钳夹食。我把棉花团晃到它面前，它竟不吓着，且还把它钳紧。我慢慢收线，它不放，以为夹住了一块食物，谁知却已上了我的圈套！

整个星期下来，我走遍四处闪着红影的河岸、泥沼、小支流，钓了许多蜉蝣，腌了，装进瓶罐送朋友，远至老越，林梦！

那个傍晚的初三潮水真大，只见潮水迅速的由汶莱湾滚进来；没一会工夫，河水已把整条木板桥掩盖；而且也把我的梯级两片板浸在水中。夕阳正黄灿灿的照在粼粼的水面，河风呼呼吹过椰林，也顺着涨潮的水程，吹向老越。



## 【砂胜越5作者小辑】

我懒得再涉水到商店去买罐头食品作晚餐的肴，想到橱内还放着那螃蟹般的腌蜆，就把它拿了出来。

盘中，它瘫软着；经过洗涤和酱油的腌浸，扁形的爪和四方的壳显得特别光泽，双钳依然红冬冬的微张。仿佛在向我抗议。两只凸眼炯炯的躺在凹入的眼眶，仿佛在申诉它死不瞑目！

我心一悸！暗恃，这般一只大蜆，到底要活多久才长得这么大？它仿佛是一只活化石，或许祖先史前已这么样活着，而我竟利用人类的聪慧优势去扑抓无知无抵抗的它，为了增添碟上肴的私欲！

我想起离乡多年归去时，仿若一个陌生过客！童年时那些蜆出没的沼泽，弹涂鱼翻滚的泥地，都覆盖在一些店屋的石灰基层下，它们已难再觅！连那最普通受保护的“不达达”树，也不再在河岸迎着南中国海的风！

人类的威力与私欲促成的愚昧行动所造成的破坏，直接殃及生态环境恶化，生物绝种，最终，一切也影响了人类！毕竟，世上只有一粒地球！

童年的故乡，已在文明的跫音中，消逝了！

望着碟中的蜆，想着一星期来的行为，虽然从中重温了童年的记忆，可是这些却是由破坏另一类生命而获得，对蜆，我内疚！

晚餐，已难下咽！



文/田思 图/叶逢仪

# 哀乐中年

“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稼轩这首《贺新郎》的词，乃“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读之确令人低徊不已。

人到中年，对于人世间的友情，似乎另有一番体会。

在我最感萧索的时期，是江畔那几位朋友给我力量。也许“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自己不再被一些戴着纸冠

扮高尚的作伪者所迷惑，反而觉得所结交的尚是性情中人，纵有一些缺点，还是可以肝胆相照。

有个时期和几位朋友一起把酒论文，从马奎斯谈到米兰昆德拉，从苏东坡、郑板桥谈到电脑网络上的李商隐研究专家散宜生，当谈兴最浓时，不免拍案赞叹，声震杯筷，引得四座睨视，一两次后只好换个较僻静的场所。这几位朋友虽非三教九流，但彼此的圈子迥异。聊在一起的时候，颇为他们“留一片干净土”的文艺信念所动容。跟这些远离名利场的文友相处，会使我期然想起《儒林外

史》中的荆元、季遐年、盖宽等一干人物。他们之中有做裁缝或卖火纸筒子的，但无损于他们的人格和见识，不一定要去当什么“社会名流”也。

那天，老铁越江来聚，因忘记带随身的高血压药片，神态颓然，说话乏力，到处打电话找家人去买药“救命”。但他再三叮咛我的，是要我找一篇《一樽明月古庙前》的散文，以便明早赶回江城时给孩子们的艺术讲习班作讲解分析。细数起来，老铁与江畔文友们结社搞文事，已历十载。这十年来他不知牺牲了多少个星期日的空闲，给孩子们讲

## 【砂胜越5作者小辑】

文艺、改作文，陪他们在心路历程上成长。

那晚老铁从江城打回的第一个电话，竟是另一位朋友侯校长的噩耗。侯校长前一天刚为教会的事在K城滞留，想不到回去后遽而辞世。这位江城出色的杂文好手与古典诗词班的导师，从教职退休后一直为上帝工作，却喜欢与我们一道找杜康干杯，兴来“激扬文字，粪土人间万户侯”记得前次江畔文会，我刚和他谈起要为文社的十周年纪念出版两本杂文合集，大家相约多写几篇稿，想不到他才写了五篇就停笔归返道山了。人生无常。令人感慨万端。难怪另两位伙伴在电告噩耗时，都禁不住哽咽抽泣。他们在当天就赶赴江畔给侯校长送行，那天出席葬礼和

到坟前撒土的人很多。侯校长一生受亲友们爱戴，虽提早走了也没什么遗憾，只留下亲友们心中的深挚怀念与几册未出版的诗文集。

再和老铁通话时，特别交代他要节制饮食，勿再贪杯。毕竟人到中年，朋友走

一个少一个。生命，还是需要好好爱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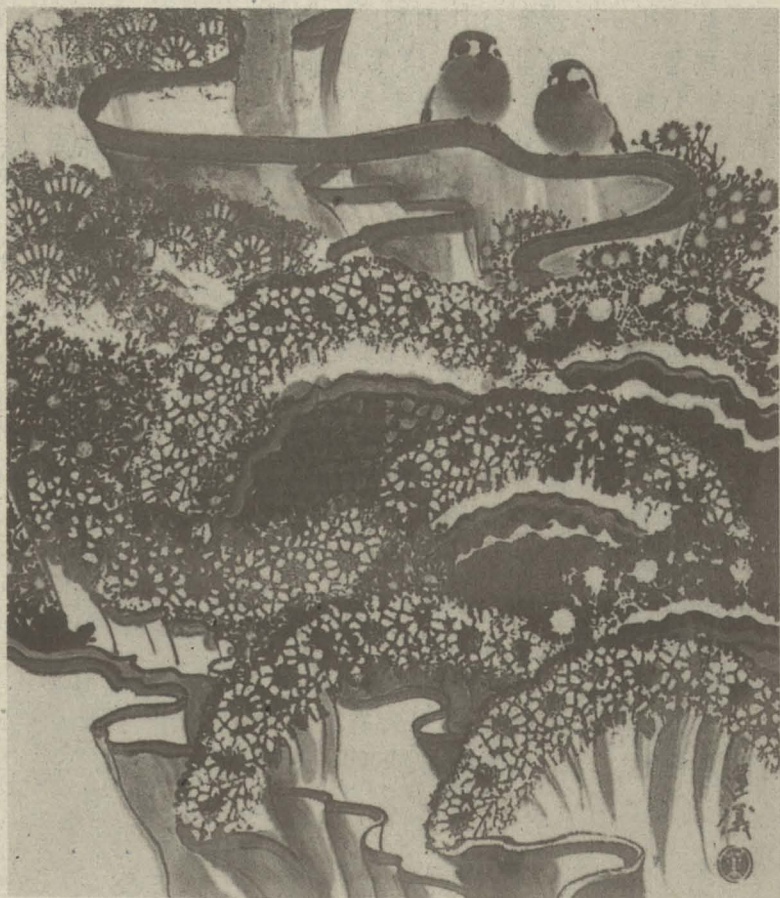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稼轩的词，真是说到人的心坎里去了！



【砂勝越5作者小辑】

文/田思 图/叶逢仪

# 山水有价



## 【砂勝越5作者小辑】

苏东坡《前赤壁赋》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是的，大自然的清风明月，山光水色，是造物者赐给人类的无穷尽的宝藏，理应为人类所共同享受。人类在忙碌紧张的社会生活与谋生活动中，几乎殫精竭思，蝇营狗苟，唯有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才能暂脱喧嚣，涤荡胸中的尘垢，松懈精神，让心灵重新得到安宁与休憩。古往今来，许多优美的文学与艺术作品，都是产生自人们在大自然中所孕育的灵感，抒发了人们尚未完全被物欲所蒙蔽的性灵。

曾几何时，这种人类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已受到了严重的阻扰与破坏。在金钱挂帅，商品经济无孔不入的现代社会，曾是人类心灵避风港的山胜

水，也不幸的从“无价”而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君不见，往昔洁白无垠的海滩，而今被大财团所控制的星级旅馆所盘据，阳光海浪成了生财有“道”者的滚滚钱源；从前人迹罕至，只有周日假期才有寻幽探胜者成群来访的山泉瀑布，而今也被“炒完地皮炒山林”的炒家整片围起，一般小民除非付出昂贵的宿舍租金，休想一亲芳泽。

曾在古晋长住的人，如果喜欢户外活动，一定很怀念十多二十年前，每逢假日成群结队，一起坐“摩多”船或包租渔船到山都望海滨游玩的情景。大家在弄潮嬉戏，搭营野餐，捉鱼网虾之后，再沿着沙滩远足到“直落曼东”，体会跋涉原始森林的风味。此情此景，已成了现实中不可复见的回忆！如果你喜欢爬山，当年随便捡一天有空，约几个朋友驱车上马当山路，

只要听到水声，下车绕几个弯，就可以在清凉的溪水中泡整个下午，听听山泉的叮咚小曲。喜欢与家小同乐的人，带些食物来树荫下席地野餐，担保胃口大开，吃个不亦乐乎。孩子们的网兜里，总也能捞几尾生蹦活跳的竹节虾回去。这一切的享受，都因过分讲求经济效益的社会现实而逐渐缩减或被剥夺了。

少数人无止境的贪欲的扩张，恰恰是大多数人有限的自由的萎缩，到了连大自然也被“功利主义”的成功信徒加以规而划之的时候，不但苏东坡与他的朋友所曾经“共适”的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不能被真正喜爱它的人所亲近，恐怕连余光中诗中所言的可以“夹在唐诗中”的“薄荷味的月光”，有朝一日也会像月饼一样被打包出售了！



文/田思

# 母亲的忌日

母亲的忌日，焚上清香三炷，献上水果一盘；默念祷词，聊慰慈母在天之灵。

每年到这一刻，母亲清癯的容颜、病弱的身躯，她在世时为子女所作的操劳与牺牲，都会显得特别清晰，一一在脑海中晃动。《诗经·蓼莪》的诗句“哀哀父母，生我够劳”与“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一句句像千斤重的铁锤，打在伤痛感恩的心版上。

另一位在精神上哺育我们成长，曾经在惨绿年华开启我们心智上的浑沌，引导我们以学识和苦干去开拓人生道路的母亲——我们的母校，像一座被黑手猝然撼倒的纪念牌

坊，此刻又仿佛在心中巍然升起。

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多少激动人心的歌唱，都回荡在那倒映着红砖碧瓦的相思湖畔。

俱往矣，不变的上我们的相思，难忘的是我们的深情，正象一位南园诗人悲凉的歌唱：

你对我说，忘了她吧……忘？忘？忘？忘？你的眼眶，我的眼眶，都已变成泛滥的泪湖……

世界上有许多错误可以被原谅，唯独欺凌我们的母亲，摧残我们母亲善良的生命的粗暴行为，我们视之为永难释怀的恨事。

一位身罹绝症，不幸英年早逝的同窗，临死之前万分遗憾地说：“我不能比欺负母亲的人先死去啊！我绝不能——”

另一位两鬓微霜，儿女成群的同窗，每年到了母亲（母校）的忌日，就会沉痛地对子女细说原由，让子女们亲抚他内心难以愈合的伤痕，让后辈了解那座牌坊在我们心目中的重量。

在为精神上共同的母亲合什祷告之际，我们偶尔在人生边上的亭子相会，并采撷瓣瓣从人生苦旅中沁出的心香，献给伟大的母亲，以慰她不朽的英灵。

◆

文 / 田思

# 蒲公英 的 眼神

在纽西兰但尼丁（Dunedin）念大学的阿惠最近给我寄来一份刊物《北望》，还附了一封两页长的信，着实令我惊喜了一阵。

阿惠说，《北望》是Otago大学的一本由学生编辑的华文杂志，主要由一批马来西亚的华裔学生搞起来的，也有好些台湾和纽西兰藉的学生参与，今年五月已出到第三期了。

惊喜的是这批在异国深造，整天与英文打交道的年轻学子，仍怀着对华文与艺术的热爱。正如阿

惠在信中所说的：“对于那些创办这份刊物的师兄学姐们，他们对文艺创作的热忱以及对中华文化的那一份执著，确实让我佩服和感动。”

翻阅第三期的《北望》，除了红彤彤的封面使我不习惯之外，其内容与排版设计，都让我觉得这是近年来最令我感到欣悦舒服的一本年轻人杂志。

在这本厚约六十页的杂志里，有“华艺学社”的活动报告，有清隽、新诗、小说创作，有学子家乡的风土志，有华人艺术

世界的窥探，甚至还有书法、茶俗、健康之窗等文章，堪称多姿多彩。在西方国家的出版条件下，能办一份这么引人入胜的华文刊物，的确值得击节赞赏。

阿惠在中学时是华文学会的积极份子，搞会务活动、演讲、朗诵、演戏都来一手，磨练了自己的能力，也提升了本身的才华。这回在异国帮大学里的同学搞杂志，她说：

“也许是因为我对于跟华文有关的一切都有一份相当深厚且特殊的感情吧！或许，我会把《北望》当作另一个华文学会，同样

【砂勝越5作者小辑】

的为它做点事，也给自己留下一些更难忘的回忆。”此情可感、此志可佳。

我想到的是，阿惠和许多从华文学会培养出来的文艺新蕊，正象随风飘

飞的蒲公英，翩然到远方去开拓他们的视野，并在那儿播下蒲公英的种子。总有一天，他们会带着成熟的风韵，飞回自己的家乡，用仍然悦耳动听的声音，为我们唱出另一首壮实

的蒲公英们的殷殷“北望”，是一种何其亲切温馨的眼神啊！

蕉  
风  
双  
月  
刊  
订  
阅  
办  
法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1.50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六期 \$9.50，十二期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14.90，十二期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16.70，十二期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34.10，十二期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25.40，十二期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31.10，十二期 \$61.20。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6-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蕉风订阅单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文 / 顺子 图 / 陈昌孔

# 梦回小镇

很久未曾回小镇，偶尔在街上遇到旧相识，总要拉住问长问短，以探知小镇的近况。若是意犹未尽，则邀往咖啡店，继续叙谈一番，由此可见，对小镇的那份怀念不是时间能冲淡。

小镇位于砂隆河畔，只有二十多间木板店屋，即使在五十年代，那些店屋已经显得破落，而今过了几十年仍未重建，那种衰败的情景必然更加严重。

尽管如此，住在小镇里的人却不闭塞，他们对发生在外地的任何新鲜事物消息都非常灵通。他们

也很愿意为了赶上时代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以食水为例。因为没有自来水供应，人家中都有一个很大的洋灰水池，以储存雨水。在旱季里，长久不下雨，水池中的水用完，便雇用达雅人，让他们到河边挑水。

当年大家都用煤油点灯，一般杂货店都有煤油出售，煤油售完，便将煤油桶改装成水桶。若照达雅人的习惯，重的东西总是用藤篮装着背在背上。但受到华人的影响，他们挑水也用扁担，汲满两桶水，挂在扁担的两端，挑着就走。

后来有了抽水机，小小的一部机器，开动起来那声音尖锐刺耳，但功效很大，通过塑胶水管，能老远的将河水汲上来，注入各家各户的洋灰水池。

上边提到煤油，使人想起路灯。这小镇只有一条街。其实也不是什么街，只是一条黄土路而已。那时还没有公路通往外地，所以小镇那条唯一的街上最多只能见到脚踏车，除此就是行人。

到了晚上，街边的四盏路灯便由专人点亮。因为是煤油灯，县议会一年一度招人投标点灯，投中的人自行购买煤油和纱

罩，每到黄昏，先在五脚基上将那好象大光灯的路灯点亮，然后提往盐木灯杆，挂在铁钩上，钩子连着铁索，将铁索往下拉，路灯便像升旗似的升到灯杆的顶端，通夜发出黯淡的昏黄灯光。

每到夜晚，只要不下雨，人们便三三两两聚集在路灯下谈天。当年金庸所著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不过出版很慢，每出一集人们便争相传阅，还将书中的故事情节拿到路灯下讨论，一个个谈得眉飞色舞，当作是最佳娱乐。

★ ★ ★

另一件大事是有人结婚或做寿。

小镇里没有餐馆，但藏龙卧虎，厨艺精巧的人很多。办喜事的人招兵买马成立伙头军易如反掌。

一般请客至少筵开十席以上，除了亲朋戚友，那些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逢请必到。有时人多，还得分两次入席，大抵妇女小孩在中午，男人

则在黄昏。

摆酒之前，主人家通常会四处商借桌椅盘碗之类。有的务农人家索性在亚答屋的厅堂里铺开藤席，让妇女儿童席地而坐。

若主人家财雄势大，则每桌必定在开席之前摆上洋酒一瓶。镇上的酒仙很多，一时有如英雄聚会，把酒言欢，遇到隔席的人不会喝酒，就索性连他们那一瓶也拿过来，众人齐齐举杯，将洋酒喝得一干二净。

另一种增加生活情趣的方法是聚餐，这里俗称“打斗四”不知出自什么典故。通常三五位友好谈得兴起，便谈定时间聚餐。

聚餐时常吃火锅，客家人称为炖炉。有时一直吃到深夜，以小碟子遮住炖炉的气孔，使汤水不致沸腾太久，如果加鱼加肉进去，就将碟子拿开，炉火越烧越旺，汤的原味尽出，吃起来回味无穷。

有时店里生意清淡，

也就相约入山打猎。带着猎枪随便到山里走一趟，便可以打到松鼠、鸚鵡之类，如果晚上去，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打到鼠鹿、麂或者黄猯，山猪和鹿则较少遇到。在榴槤花开的季节，还可以打到蝙蝠。

人们通常将这些野味带回家，可以清炖，也可以炒姜丝酱油，各随所好。因为肉味鲜美，隔壁的人知道都要过来叨拢吃上一份。

镇上的人对咖喱也相当喜爱。尤其那些平日穿纱笼的阿姑、阿婶，更煮得一手好咖喱。她们的本事都是跟河对岸的马来人学的。

★ ★ ★

砂隆河流过小镇前，河水只有两三尺深，连小孩都可以放心下去游水。但在年尾天，雨水多，混浊的黄色河水深达十尺以上，水势湍急，小孩如果跳下去，一时气力不足，不能游回岸边，便有被溺死之虞。

最怕的是山洪爆发。

## 【砂胜越5作者小辑】

河水急速上涨，往往在一夜之间便溢出河岸，使原本的陆地也变成一片汪洋。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晚上，就会弄得人心惶惶，深怕屋子也浸水。

水灾一来，家家户户都会蒙受巨大损失。有的猪被淹死，有的鱼塘里的鱼逃去无踪，而店里那些来不及搬开的货物，一旦没入水中，等水退之后，就算贱价卖出也没人要。

有一年，大水浸到楼板，许多人只好住到阁楼上去，在那儿煮饭，在那儿睡觉，人人愁眉苦脸，只有那么一点地方可供活动，真是闷到极点。

最苦的是女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担忧，怕孩子掉下水里。男人还好，朋友划船经过，将他喊过来，坐到船上去，在微雨中到处去看“风景”。

最惨的是那些种稻的人，水稻种在田里，让水淹了，几天之后，稻秧枯死，有的还连根烂掉，那一年肯定没有收成，长屋中人只好束紧腰带，挨过一天算一天。

也有人趁机取乐，划了船到处撒网，以前本是陆地，如今水深数尺，一网撒下，居然也有收获，乐得他们笑逐颜开。

好容易水退了，留下满地泥浆，若不趁早清除，必定后患无穷。幸好水灾只是几年才有一次，大水过后，人人平安，也就杀鸡宰鸭好好吃一顿以示庆祝。

★ ★ ★

有一年年底，南中国海海上波涛汹涌，有一艘货船在黄昏时分离开古晋，午夜到达拉让江江口，船在沙洲上搁浅，接着左舷逐渐倾斜而没入水中。船上除了满载货物之外，还有几十名搭客。船沉后，他们大多未能逃出生天。

不久，在第一省内陆地地区某处发生严重土崩，山泥倒泻而下，压毁了大片农田。

于是有人说这是蛟龙作怪，先在海上弄沉了一艘船，又在山上用力一扒，扒下数以吨重的山

泥。

这样的传说本属无稽之谈，谁知过了一些日子，有一位乡野小民自称得了龙的真传，能医奇难杂症。不知是不是巧合，一些让他“看过病”的人，喝了他所供应的瓶装泉水，竟霍然而愈，从此他被誉为“神医”。许多让他“治过病”的人对他赞不绝口，说是“水”到病除，造福众生，功德无量。

他就住在小镇附近。起初，大家对这件事还将信将疑，后来消息传扬出去，“神医”变得远近驰名，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而镇上那些身罹顽疾屡医无效的人也就跃跃欲试。

听说每有病人登门，“神医”只在患处按上几按，或摸上几摸，然后赐以泉水一小瓶，收费每人每次一元，不肯多收，说是仙龙警告过他不得太过贪心。

他每日为几十人“看病”，都是远道而来的，有者不良于行，还让人背

着前来。曾有某大富豪愿出重金，请他离开甘榜到富豪的家中去医病，他说他的法力只有在他所住的那间陋屋中才有效，对于富豪的好意，唯有心领而不能成行。

“神医”有个习惯，便是将病人送的钱通通放进一个六斤装的饼干“罐”里。几年之后，他法力消失，不再行医，便将那些钞票全倒出来，算算竟有两万多元，可说是发了一笔横财。

★ ★ ★

小镇里没有公园，但有一些地方风景极佳。那是一个小山坡，坡上有政府办事处、诊疗所和公务员宿舍，至于警察局则已人去楼空，不再有警察驻守其中。

坡上树木繁多，绿荫处处，青草如茵。山坡作四十五度倾斜，直达坡底的河岸。坐在坡顶眺望河面上来往的船只以及对岸马来甘榜的一些活动，可以使人留连忘返。

砂朥河流到这一带，

因为地势的关系而转了一个大弯，对岸河滩上的沙石越积越多，倒给马来人沐浴洗衣汲水时带来不少方便。

从坡顶上居高临下看马来人的一举一动，就好象在一座六、七层楼建筑物的天台上，往下看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一样。隔得远，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看他。看得多了，你会觉得他们过的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不管做什么，都那么从容，使你联想到那是“淡泊悠闲，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一种境

界。

有时，当你与朋友坐在树荫下的长凳上正谈得兴起的时候，忽然看见一只老鹰在蓝天白云中翱翔，由远而近，张开双翅在盘旋着，一圈又一圈的，似乎它有用不完的精力，它飞得那么畅快，那么自由，令人看得神驰化外，只恨自己不能跟它一起乘风而去。

当日落黄昏之际，倦鸟归巢。此时或许会有一只野鸽子一样的鸟掠空而过，“达打劳、达打劳”



## 【砂勝越5作者小辑】

的连叫几声，然后挥动着它那褐色的翅膀，朝远处的树林飞去。

★ ★ ★

人们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了一条公路，使小镇与外界的交通一下子变得方便得多。

镇上不论男女老幼都喜欢看人筑路。他们最欣赏的是那庞然大物的铲泥车，除了铲泥之外，还能利用铁索绑在那一株株的大树上，然后连拉带拖的，使大树连根而起。

以前靠的是水上交通，人们只能看到隔天的报纸，现在不同了，当天的报纸由巴士运来，大约中午时分便已到了读者手中。

有了公路，便有各式各样的车辆，载来各式各样的人和货物，也载走了不少向往都市生活的年轻人。忽然有一天，大家发觉镇上只剩老弱妇孺，那些年轻力壮的、娇艳如花的都不见了。

有了公路，也就有了一些游客。这些时髦的都

市人，看中了小镇的山明水秀，结伴而来，在镇前的砂隆河中游泳，有些作风大胆的女子还穿了最新潮的游泳衣，让镇上的人看了叹为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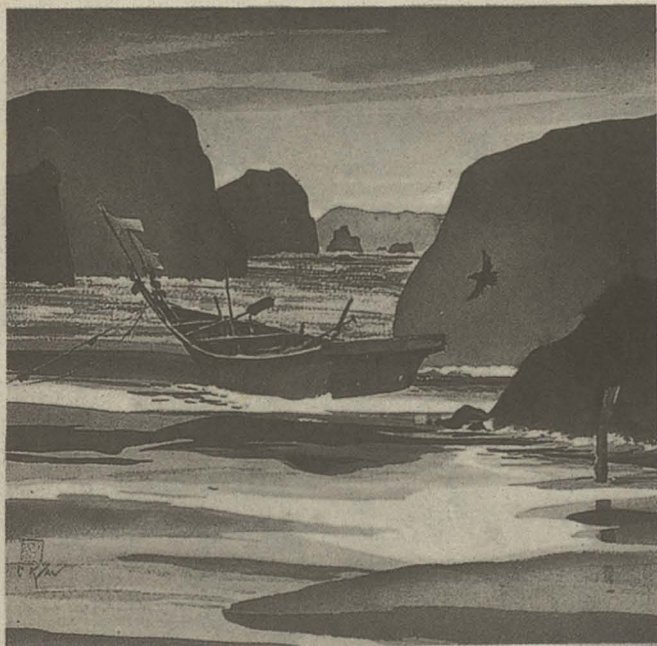
镇上一位老板拥有两间店屋，其中一间空着。他见游客蜂涌而来，便抓住机会将空店改成旅馆，专作游客生意。

★ ★ ★

年轻人因为小镇里缺乏娱乐设备，不免觉得精神苦闷。当年风气未开，自由恋爱似乎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年轻人精力充沛，在小镇既然没有好的出路，便相继离去。但认真说来，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淡然无味。譬如说，在无聊的时候，约几个朋友打打篮球出出汗，也是很好的消遣。

篮球场只有一个，设在华文小学的校园里。校董们讲了一次又一次，说要为球场铺上洋灰，但到底只说不做。





在这儿打球不必凑足人数，也不太注意什么球规，只要打得开心就行。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其特色在于打球时球员们的嘴巴并没有停着。他们不停的互相讥讽，仿佛只赢了球还不够威风，一定要在嘴巴上占足了对方的便宜才心满意足。

有一些人生来比较斯文，他们从不涉足篮球场。恰好在两排店屋之间有一片空地，他们就利用它造了羽球场。开始时，只有男士们在打羽球。不久，有一些在外地念了书回来的女孩子也来凑热闹，原先的一批年纪都在十五、六岁之间，在她们的带动之下，她们的姑姑姐姐纷纷出现，而且还由女子单双打演变成男女混合赛，尽管老一辈的看了在背后嘀嘀咕咕，却也挡不了那一股潮流。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从此男女交往有了固定的场所，由打羽球而发展到谈恋爱的事日益增多。

★ ★ ★

小镇的附近既有达雅

长屋，也有马来甘榜。各民族平日互相交往，以致在生活习惯上互相影响的例子很多。比如斗鸡，原本是达雅人的传统习俗之一，后来华人也喜欢斗鸡，久不久就安排斗上一两场以定输赢。

通常在小镇里进行的都是非法斗鸡。若遭捉将官去，必遭罚款无疑，故此每次都选择无人之处，三言两语讲好条件，便各自替斗鸡绑上尖刀，让它们拼个你死我活。

喜欢斗鸡的人消息灵通。一听某处有人斗鸡，便赶去下注。若说华人做生意讲究信用，那么在斗场上，众多赌客更是互相信任，没有人敢在赌输之后不认帐。

当时可能围聚着二、三十人，谁跟谁赌并无限制。赌注必须在决胜之前由一方交另一方保管，决胜之后拿钱的那个如果输了，就要双倍将钱交给赢的那个人。虽然场面有点乱，却从未出现有人身上不名一文而敢收下别人递过来的赌注的例子。

还有，两只斗鸡将斗未斗之时，有人凭经验预测其中一只的胜面更大，于是在下注或收注时，便跟对方“打成”，也就是一元打九角或更低。

至于那些“命丧沙场”的死鸡，主人往往将它们贱价出售，供人煮咖喱。它们活着的时候，主人对它们呵护备至，身价也可能百元以上，死后则最多只能卖得四、五元而已。

★ ★ ★

小镇的华人对成立社团不感兴趣，所以连最起码的“中华商会”都没有。

唯一像社团的是华文小学的校董部。以前做校董很风光，校长和老师们都得看他们的脸色，偶一不慎，得罪了其中一人，令他怀恨在心，那么到了年底，他便兴风作浪，使你得不到第二年的聘书，那你就只好卷铺盖走路了。

当年聘请校长教师真是易过借火。既不必登报

## 【砂勝越5作者小辑】

征聘，也没有申请表供人填写。通常是放出风声，托古晋的亲戚朋友代为物色。

有一次，有一位校董在古晋跟人打麻将，胡了一副牌之后，忽然想起，董事长交待要他替学校找一位新校长，于是就问那三位牌友：“你们谁能介绍一个？”

牌友问他有什么条

件，他说现任校长卷入桃色纠纷，为了避免同样的事再度发生，所以条件只有一个，必须有家眷，未婚者恕不考虑。

这条件并不是校董部经过讨论才订出来的。其实，校董部一年之内难得开会一次。有事时，几个人站在五脚基上三言两语马上就加以解决。既没有议程，也没有会议记录，省时省事，痛快淋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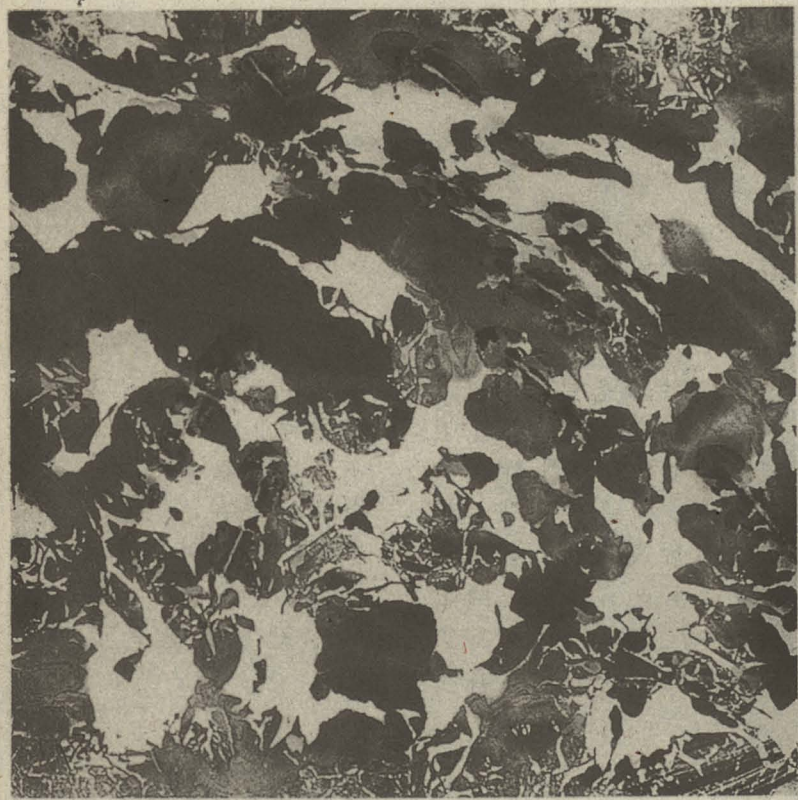
★ ★ ★

小镇居民以客家人为多。客家人喜欢给小孩取花名，以示其卑贱，这样可免鬼神妒忌，粗生粗长，而致成年。在小镇上，以动物的名称来做小孩花名的已不多见。既然是客家人，取花名时就特别注重客家风味。

客语中的“这”是丑的意思。这个字很好用。“这古”是丑男，“这麻”是丑女，分明不丑，偏要说“这”，于是小镇里以“这”为花名的小孩竟有十个以上。

“灿”是顽皮的意思。“灿古”即顽皮的男孩子。这还不算，有人更上一层楼，叫自己的儿子“蛮古”，但名不属实，“蛮古”听话得很，一点也不顽皮。还有“慕固”，意思是沉默寡言，不合群，口齿不伶俐。小孩一出门就以“慕固”为名，后来事实证明这太冤枉。那名为“慕固”的人口才比谁都好。

还有以人的体型、样



貌的特征来取花名的例子。高佬不叫高佬，而叫“长脚”，矮子叫“老矮”，不知其“老”字何来？头大者称“大头”，扁者“扁头”。胖的是“大肥”，瘦的是“阿瘦”。肤色黑的是“乌牛”，至于皮肤白皙的倒没有相称的花名。

也有以人的神采来定高下的。凡是生来懒洋洋的，一律称为“大食懒”。每天无精打采，做事提不起劲的叫“烟屎”。至于聪明伶俐的，无以名之，索性就称为“阿精”。这“阿精”是个异数，例外中的例外，因为这样的名字反了骗神讹鬼的原则。

★ ★ ★

小镇里没有戏院，每到晚上，连咖啡店都不做

生意，家家户户关起门来，不是谈天便是睡觉，再不然就是赌钱，似乎除了赌钱就找不到别的消遣了。

当年有所谓“旅行电影”。有人从外地带来发电机、放映机和影片，租用华文小学的校舍，放映马来片。

记得那时候的马来片多是邵氏公司出品，其片厂设在新加坡，最著名的一位明星自然就是能编能导、会演会唱的比南利。

影片观众不只有马来人，华人跟达雅人一样对马来片的放映趋之若鹜。

每当上映马来片时，校舍里挤满了人，大家不分彼此的坐在一起，票子每张一元，不管片子好不好，即使是下雨天，也能

收到两三百元。

人们看电影的时候还十分投入。银幕上有人哭，看戏的一些妇女也跟着掉眼泪。有坏人作恶多端，观众之中就骂声四起。最开心还是看笑剧，尤其是比南利亲自泡制的笑料，更使大家看得嘻哈绝倒，笑声震动屋瓦。

“旅行电影”的主人并无助手，凡事一脚踢。遇到片子半途中断，人们也并不鼓噪呐喊。他脾气好，见人总是笑嘻嘻的，因此大家都当他是自己人。有时片子实在太旧，一个晚上断了不止十次，观众仍然极有耐心，没有趁机捣乱，没有人想拆他的台，可见当时民风还是十分纯朴。

◆

出版消息

书名：《行云流水》  
作者：雅波  
订价：RM5.00  
邮购处：Wong Ah Loh  
4, Tingkat Satu,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 花 树

不论是晨早或午后，不管是我单独一个人或是带着小孩子穿过校园，我往往禁不住会停下来，望一望那些花草树木，有时甚至摸一摸累累的棕榈果实。夏大校园如果跟素有花园大学的华大或康大等校比较，当然瞠乎其右，无甚足观。惟跟台北市区的几个校园比，则仍有许多特色。我望着那些花花草草，想到中国人向来傲视环宇的庭园草木之盛，到了近代似有欲振乏力之势，感触岂能不深。

校园里的草木，就像我在檀香山四处所见者一样，葱翠欲滴，看起来从眼睛舒适到心底。自然，这跟校工对花草的勤加照

拂修茸有关。夏大校园因位于坡地上，土质干燥，偶尔飘来一阵甘霖，实在不足以滋润那些绿草娇花。因此他们四处备置有自动洒水器，定时巡视扭开水龙头，一道道的水就在那儿旋转喷洒。草一般都是高丽草或者会蔓延覆盖地面的品种，绵绵密密，青葱有致。

校园里的花卉树木，有一些台湾可以找到，有一些属于热带品种，更有一些纯属于美洲产物。台湾可以找到的有朱槿、石榴、木棉、木芙蓉、凤凰木、圣诞红和九重葛等等，只是这儿九重葛和石榴花之姹紫嫣红，却令我诧异不已。尤其摩尔大楼

东北边纽曼教堂前那几丛葛，我是几乎天天都要带着小宪子赞叹一番的。早晨时，花叶微沾露珠，在阳光斜照下，楚楚动人，可以一“艳”字描述之。午后一两点种，在火伞高照下，红紫的花簇闪闪熠熠，仿佛在燃烧，看了心都会随之沸腾。椰子和棕榈南台湾也蛮多的，但是在檀岛则触目皆是。然后就是面包树，活动中心北旁有两棵。面包树据称系从萨摩亚引入，果实圆形或圆长形，书上说可烘来吃，我们曾在树下捡到两三个，因尚未熟吧，都呈青绿色。我曾把一个甩破来看，肉有些像波罗蜜，渗出牛奶一般乳白的胶汁也像波罗蜜。唯一遗憾的

是，我至今仍未尝过这种果实，因此每次经过校园活动中心北旁，总要抬头望一望树上垂挂的那些面包果，带着几分好奇。

校园里还有两三种热带特有而又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树木。第一种应数麦加锡路两旁那二十几棵雨树 (rain-tree 或猴荚 monkey-pod, 学名 *Samanea saman*)。这种树本为中美洲植物，今热带地区大都把它种植在公园里或马路旁，以提供荫凉，也是最好的装饰性树木。“雨树”这名称极富情趣，不加深究必以为它会“洒”下雨来，实则根据植物学家的说法，“雨”跟中美洲栖息在这种树上的蝉儿所洒下来的液体有关。这种树高可达五六十尺，枝干在十来尺高处即向四周挺伸，每一棵都是一把大阳伞撑在那儿，挡住风雨阳光，叶子成舟形，长四分之三至一寸许，均匀地排成羽片状。每根枝条两边各长有六至八片，上羽片长有十数枚小叶，下羽片则只有六至十片小叶。花为淡红色，成须状，长约寸许，绽开时十五六

小撮浓密地在花梗上迸开来，把萼片都盖住了。

麦加锡树荫路是最多人穿越的地方，尤其中午下课时分，你可以看到穿着各式服装的学生从这儿经过，或三三两两站在树下聊天，或坐在路旁草地上吃东西，或斜躺在那儿晒太阳遐想……这儿不似活动中心喧哗，一阵山雨突然洒落时，你可以不必惊慌走避，至多只要往树下靠拢一些就行了。我初到夏大前半年，几乎天天都要走过这条树荫路，或接送小孩，或到图书馆、或慢跑，不知不觉之中，我早已喜爱上这儿闲适气

氛。有时运动累了，我们也喜欢坐在树下歇个一会儿，看斑鸠 (spotted and barred dove) 或者小八哥在草地上啄食。我抵达夏大不久，即发现树荫路遍地是雨树的红须。初春走过，无意中常常踩到干瘪的荚果。荚果长半尺至一尺不等，内有一二十颗扁长的褐色小豆子。而今荚果大抵都已落尽，树上嫩叶越来越青葱，有些叶丛间偷偷地又冒出淡红须花来。那些淡红花会越开越多，想到自己在檀岛逗留的时间已不多，实在有点惊慌。

第二种为长在克罗佛



特与了恩大楼间那棵罗望子（或酸豆）（*tamarind*, 学名 *tamarindus indica*）这种树星马地区有，台湾据称也有。豆科，为长绿乔木，高可达五六十尺，覆茎二十五尺左右，原产地是赤道非洲，梵文里即已提及其医学价值，后经印度人传入阿拉伯再辗转传入欧洲。夏大校园这种树有好几棵，都长得极为翠绿茂盛，叶子比雨树浓密多多。我已一二十年未见到这种树木，后来才想起小时见过；内人初次看到，很感兴趣。据说在印度是一种很常见的植物，通常种在路旁，以为行人遮凉，今檀香山地区已种了不少。这种树和雨树，哈佛教授墨柳尔（*Elmer D. Merrill*）在书中都归在装饰类中：这种树长复叶，叶子呈矩圆形，在枝条两旁匀称地排成羽片，各有十来枚至二十枚之多，羽片子复合起来有些像含羞草的叶子，花腋生，黄中夹带红色条纹，共有五瓣。树叶与花果都含有酸味。果实似豆荚，厚硬，长约三至六寸，青熟具呈棕色，不易识别，惟成熟时，中果肉酥软收缩，味似酸梅，可用来制成清凉

剂。

底下要特别记载的两种花树，前此未曾见过，所给我的印象跟上提的花树截然不同。我初到夏大时，每天都在校园里走动，以熟悉环境，除了九重葛与石榴花给我较深的印象外，其他如木芙蓉、朱槿、凤凰木、圣诞红以及两三种本地人用来编制项环的白花，倒不觉得特别惹目。后来注意到雨树和罗望子，有一种久别逢知己，越来越面熟的感觉。对于其他高高低低的树木，心里暗想，在檀岛这种四季如春的地方，应该不会有落叶开花的可能吧？正当我这种想头褪忘得差不多时，突然发现长在哈密尔敦研究图书馆与摩尔大楼之间的三几棵中型树木正在落叶，摩尔南旁一棵二三十尺高的树似乎也在落叶。有一天晨早到图书馆去，抬头一望，南旁那棵树，光秃的枝桠此时都冒出一团团灿烂的黄花来。沥青路上只掉落了那么三五朵，捡起来一看，每朵大小宛如喇叭花，呈金丝雀黄。像这么高耸的树竟能长出这么多黄艳的喇叭花来，我生平

还是第一次见到。仔细端详，发现未开放的枝头都长有二十来个花蕾，这些花蕾一经绽放，遂迸挤成绣球状，在夕阳斜照下闪耀，一点都不感伤。三五天后的一个下午再路经那棵黄花树时，发觉路上都掉满了落花，此时树上仍残留的已相当稀疏了，一时颇有感触，回到家里抓起笔来，就写下这几行诗：

一棵黄花树

斜

对

夕

阳

花瓣一片片落莫地飘零

写了这么几行后一想，意境跟林亨泰许久以前写的《流浪人》有些相仿佛，除了掷笔兴叹，别无他途。到图书馆找若干介绍太平洋地区的花木的书籍来看，才发觉我所谓的黄花树名字叫 *sparattosperma vernicosum*，主干高直，枝干不多，具为向上斜挺。长长的淡鹅黄叶柄上，共长有五片掌状叶子，叶子排成轴状，宽三寸，长可达八九寸，这种乔木原产巴西，今许多热带植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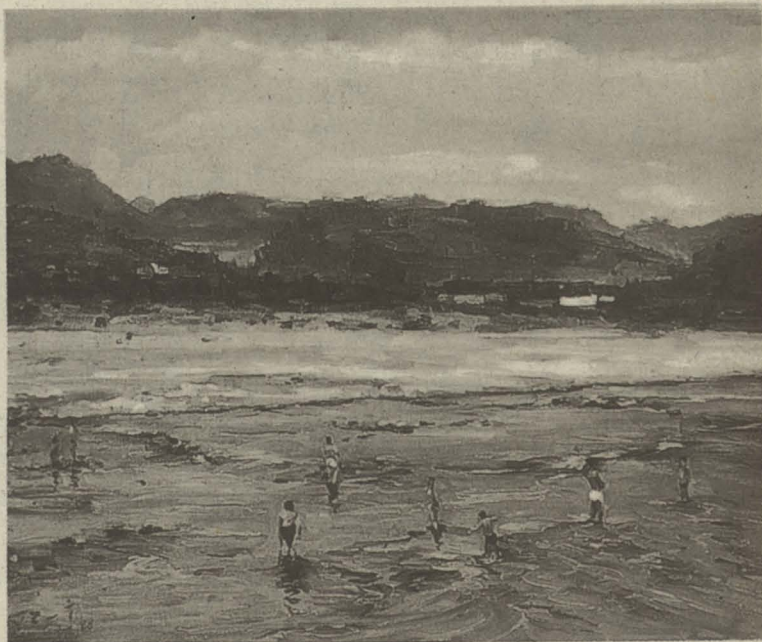
都有种植，但是对我而言还是初次见到。

我也开始了解，研究图书馆旁边那几棵陆续在落叶的树木叫做珊瑚树（coral tree，学名作 *Erythrina indica*）原产中美洲，其学名源自希腊文“赤色”，用以指其鲜红的花朵，而檀岛本土也有一种珊瑚树（学名作 *E. Sandwicensis*），叶子跟我所提的这种并无差异，一根柄上共结三片叶子，每片阔二至三寸，呈鹅卵形。主要区别在于本土的花呈红砖色、橘红色或黄白色不等，而外来的品种，其花色泽红艳近乎赭红，所结的豆荚长八九寸，远较本土的为长，豆似大红豆，可为饰物。今外来品种远较本土的常见。这种花树比雨树矮多了，仅可达二三十尺，主干厚矮、弯曲，时或长刺、叶子凋落后，花蕊即在枝头冒了出来，成簇逐渐绽放，长可达三至八寸，由于花瓣似爪，故也叫“老虎爪”（tiger claw）。花掉落在绿茵草地上，与绿草相辉映，益发鲜明。哈密尔敦旁的珊瑚树共有七、八棵，由于分

批落叶开花，故还不够吸引人，倒是小儿校园（在夏大后边）中那八、九棵，二月中旬开花，每天我去接小孩，若是早到了就坐在树下观赏，看落花在微风中飘落。那时主教鸟、麻雀与爪哇麻雀纷纷来集，在枝桠间跳来跃去，不亦乐乎，有时也争吵追逐了起来。爪哇麻雀三角形的嘴呈粉红色，羽毛红蓝相间，非常漂亮。平时难得见到那么多这种鸟，一定是珊瑚树开花时分，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它们！

最后要特别记载的两

种树木都是中美洲特产，它们是豆科的银合欢（本地名 *Koa haole*，学名 *Leucacna leucocephala*）和桃金娘科的草莓番石榴（*Strawberry guava*，学名 *Psidium Cattleianum*）这两种灌木或小乔木，我初到不久即在东西中心后边看到，当时并没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十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跟本地一位朋友去攀登东西中心后山后，始对它们有所认识。后山叫瓦阿希拉。我们从教授宿舍左旁上山。初时山势很陡峭，由于系由珊瑚礁及大岩石所构成，泥面极稀薄，草



木不易扎根。上得山头后，一路上都是枯焦的矮树秃枝，从未干的一些枝叶看来，每一枝叶上共结羽片叶四至八对，小叶八至十六对，叶子傍晚时分合起来象极了含羞草。花呈小圆球状，未开花时可作为饰物，豆荚比豌豆略为薄长。朋友杨西说，这种树叫做牧豆树（mesquite），十九世纪初年才从热带美洲引入，用意在其荚果饲牛，不想一蔓延开来，常常喧宾夺主，变成人见人恶的植物。我登山回来后查资料一看，他所说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皆对，错在长圆球小花这种豆科植物不叫牧豆树，而叫做银合欢，树高可达二十尺左右，而他所指的牧豆树（学名 *Prosopis pallida*）高可达四、五十尺，树干与枝桠极坚韧弯曲，花细小而黄，结成长筒形的穗状，其他如叶子、荚果等具与银合欢一模一样。这两种树都同属豆科，原产地都是中美洲，也常常长在一起，难怪名称会弄错。

那天我们在山上走了将近两小时，有一段很长的小径两旁，密密麻麻耸

立的都是干枯的银合欢，遮蔽得不见天日，可见它们猖獗之一斑。我们快抵达山顶的瓦阿希拉公园时，银合欢逐渐减少，路旁都是爬藤与杂草，间长普通番石榴和草莓番石榴，我们两种都拔来吃，发觉后者更清香可口。越往山巅爬，草莓番石榴越长越多，枝头也越发茂盛，而普通番石榴竟然不见了。我们一路采摘，吃不完就装在登山袋里。这两种番石榴同属于桃金娘科，相似的地方不算顶多，据我观察所得，两者都长芳香白花，五枚花瓣远较萼片为长，上面烘托着无数雄蕊；长圆球形浆果，果肉内都有坚硬的小核子（这些小核是最佳传播媒介，人及鸟兽吃后都会原原本本排泄出来）。普通番石榴高可达二、三十尺，而草莓番石榴只可达十几尺；前者的叶子较长，呈舟形，上头左右各有十几道痕沟，资地看起来有点粗糙，而后者叶子较短、深红色、蛋形，叶面光滑，很象榕树叶子；前者果实成熟时呈微色，肉为深红色，而后者果实成熟时呈深红色，大小与大樱桃相若，味道很象草

莓。那天我们采了两小袋子，回来后洗干净，加水煮熟，然后把其淡红色的浆汁挤了出来成为饮料。草莓番石榴比普通番石榴耐寒，故在山上长得最为茂盛；东西中心左旁那几棵就长得不特别显眼，所结浆果也不多不红艳。这种树木我在台湾、星马具未见过，故给我印象特深，也特别喜欢喝其浆果所制成的饮料。

我不是植物学家，故以上所记仅系一些普通知识以及对花木的观感。每一种花木在自然界中都有其功能，在未深入了解其生态时切切不可轻率引入。这儿当初引入银合欢及草莓番石榴，只为了达成某一种功能，一旦这种功能消失了以后，它们在许多场所便都成为恶物。另一方面，西方人对花草树木的培育与经营，实在令我这个东方人看了感到无限钦佩。



## 窗内窗外的鸟声

当我穿过师大或台大的校园，我常常会无意识地抬其头来，寻寻觅觅，看棕榈树或别类树上是否有我熟悉的乐音。鸟声自然声，我心里似乎把它们这么类比。我一出了门下意识就这么寻觅。在都市里，吾人难得望见几棵树，有了树木，枝桠上也未必有几只鸟儿栖息着；而即使鸟儿发出啁啾，吾人也未必听到。车声掩盖住了鸟声抑或是人声掩盖住了鸟声？我可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下意识里常常会听到鸟叫，我下意识里会不断寻找。

三四年前，我们租赁罗斯福路的一个楼房，距离一日廿四小时都有市虎

驰骋的大马路只有三栋房子的间隔，因系南北望，跟罗斯福路平行，喧嚣未直接莅耳，倒也有闹中取静之乐。所住顶楼，夏炙冬凉。那时因刚考过博士班的语文考试和学科考试，长久的焚膏继晷后，身体非常虚弱，因此有一个夏天和内子开始跟师大的邓老学起太极拳来。学拳容易，但要学得精湛就得时时勤加练习。那时，黄昏时分，我们常常就在屋顶随着古筝的韵律练习招式。后来，有一天我偷偷告诉内人说，我们的拳师好象每晚都到屋后的一栋平房的院子练拳呢，几经探询，我们才哑然失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屋后那栋日式平房的主人

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教授，太极拳的一派宗师呢。这样数起来，我们还算是跟对了师父呢。

市廛居虽有上述这些鲜明的记忆，惟它们并非最困惑也最令我难以忘怀者。最令我难以忘怀者是鸟声，窗内窗外的鸟声。我现今这样写着时，鸟声仿佛络络绎绎就从窗口沁进来。记得有一次幼狮文艺派了一位温姓记者来访问我，在谈完正题后，她满脸困惑，指着客厅里摆着的几只鸟笼问我，怎么会想到要养起鸟来呢？她的意思是我这时候满客厅满睡房都是书，应该是密锣紧鼓，岂有闲暇他顾？我说人家玩物丧志，

我则是逗着鸟儿玩以便暂时忘记繁琐的疲倦的研究生生活，“苦中作乐嘛，不然我又怎么办？”

“木笼里这只小画眉，有一次飞出屋外，停在屋后的电线杆上，是我太太拎着鸟笼去把它骗回来的呢。”

世上哪里有拿着鸟笼到天空去捉鸟的奇闻；她直是不敢相信。但是，鸟却是完完整整地装在笼里。她听后我们大家都笑了。

有时星期天早晨，踱

步到台大校园去运动时，运动后我们通常会顺便步行到文学院和工学院前边去观赏挂在杜鹃花旁或山茶树的一笼一笼的画眉，或远远聆听它们迎着爱情道上的晨曦歌唱。那嗓子飘逸又悠扬，随着凛冽或随着温煦飘浮沉落，情趣盎然互异。鸟主大都是一些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先生们；他们除了阴雨天以外，几乎是天天用脚踏车载着或用手提着鸟笼到校园来溜鸟。他们把鸟笼挂在枝桠上或花间，让那些画眉一声悠扬带动此起彼落的回应，扯淡一些鸟经轶事，那是他们的嗜好和

乐趣。以前对他们实在太不了解了，往往以奇异的眼光望着他们。后来跟他们聊过一两次之后，虽然不敢说完全了解他们，但是至少我已比较会接纳甚至欣赏他们了。他们是平凡的小人物，没偷没抢，没狷没狂；他们的嗜好可说再单纯都没有了。

上述那只小画眉从小就买回来喂养，因此颇有灵性，有点认得主人，由于还小，叫声并不算顶好听。在它飞走以前，我们一直都未弄清楚，它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除了这只小的，我内人还曾买过一只大的“野”画眉。价钱很便宜，只花了五十块钱。鸟店的老板卖时可能未辨别它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为了饲养这只“野”鸟，她还向我大舅子借了一个外铺黑布的竹笼来装。野鸟遇到人靠近，都会疯狂乱飞乱撞；野画眉亦然。不过这只公画眉叫声真优美。尤其是在春天和夏天，它一早就拉开嗓子，悠悠地长长地鸣唱。有时我们后窗外也有一只陪着它回应。听到它们窗里窗外在对



唱，我们一觉惊醒过来，也真不好意思再懒着不起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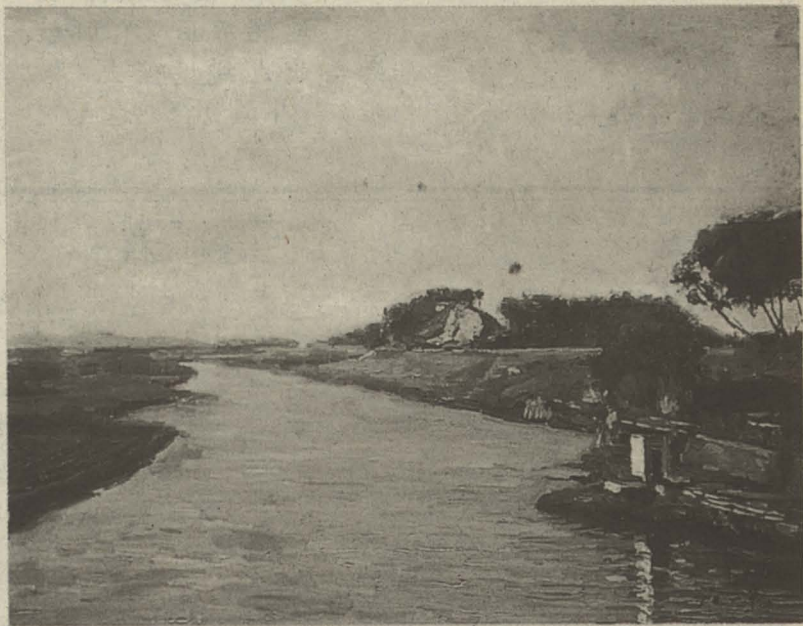
极目的是花草和树木，小桥流水人家，这是每一个人都期望过的理想生活。可是住在一个两三百万人口的都市里，这实在是一种奢侈的梦想。没有梦想的生活会非常贫瘠的。因为，即使是铁树也会开花。我望着窗外的三几棵树，不知不觉就会把它们望成一片树林，林中有花卉绿茵，有蛱蝶翱翔，更重要的是，有啁啾声幽幽，随着旭日从叶隙间簌簌然洒落，并且对应着潺潺的流水。

我们也曾豢养过秀眼、白头翁和绿色小鹦鹉。秀眼声细如丝，不停地发出唧唧唧、丝丝丝的叫。白头翁时而吉吉时而吉古鲁吉古鲁；而小鹦鹉仿佛长舌妇，镇日唧唧唧、唧唧唧个不休。养的这些鸟儿，通常都是因为在屋内把它们放出来玩，窗口忘了关上而飞走。两只小鹦鹉，有一个早晨起来发现不见了，还以为被老鼠吃掉了呢（因为我们家里并未养猫）。

后来各处检视一遍以后，发现并没有鸟毛的踪迹，才恍然大悟。原来鹦鹉最伶俐，一定是它们用嘴推开铁笼子的开关而开溜了。

我们也曾养过一只金丝雀，长着淡黄色的羽毛，在铁笼中跳呀跳的，有时甚至像蝴蝶着落花丛时那样，轻盈地在笼中央盘旋。它的啁啾虽然无法跟画眉那种悠扬匹敌，但它清脆飘逸的叫声，时而唧唧唧，时而啾啾啾，更加时而发出叮叮叮响，却也别具韵味，沁人心脾。春夏之交，我们把笼

子挂在窗口，它临熏风，跳跃盘旋，体态是那么轻盈美妙，而尖细清脆的鸣唱，则时时弥漫着窗内窗外。这只小精灵实在给我们带来不少乐趣，不管在晨昏或是燥热的午后，只要一抬头看到它在那儿跳呀跳的，心里就宛如服了一帖清凉剂。初秋的时候，有一天傍晚下班回家却觉得静悄悄地。跑到笼边一望，金丝雀它两爪抓住小秋千架，恹恹然坐在那儿。看到我在旁边，眼皮曾张开了一下又阖上不动，我还以为它蹦跳了一天已疲倦了呢，有一天早晨，我发现它时，它已僵



硬躺在笼底许久了。我惘然蹲在笼边许久，笼底它的排泄物白中掺黄，想它是病死无疑。

至今我仍感到迷惑的不是金丝雀之死，而是屋后那一群麻雀已消逝。那一群麻雀是从四面八方飞来的。秋后，每晚夜幕将垂时际，它们就陆陆续续从四方飞来。有的先停息在后街电线杆上，有些则栖止于屋顶的天线上，吱吱喳喳个不停。也有互相追逐嬉戏的。然后看看夜色已晏，就都飞到王教授庭院旁一棵榕树上栖息。在天色未漆黑之前，它们仍旧在那棵榕树上吱吱喳喳叫，似乎在开同乐会一样热闹。

我在台北一住就是整

十年，在台北街头从来就未见过这么多麻雀。而即使是在市郊或穷乡僻野，也从未见识过有这么几百几千只麻雀栖息在一起的。它们的声音本来就不优美，麇集一树，其嘈杂可想而知。我开始注意起它们，毋宁是被其多以及季节的因素所吸引。我脑际浮现不少问号。如果是季鸟，则冬天它们应向南飞翔，断不可能停留在比较寒冷的北部。如果是喜爱夜宿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那也没有非在台北这一区栖迟之理。要不然，那难道是那棵树拥有特别的魅力？

只要不教夜课，傍晚我吃过晚饭后，有时就会信步走到屋顶去“散步”，并浏览台北甚至远

至永和的夜色，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瞄一瞄屋后那棵负载无数小生命的榕树。这时候，我瞥不见它们细小的眼睛，听不到它们的吱喳叫。但是我晓得翌日拂晓前，风雨无阻，它们会三三两两飞离那棵树。如果是晴天，则五六点时它们就会一起鼓噪而别。

那一年暮冬未逝，那一大群麻雀就不见了踪影。是不是那棵树的主人怕嘈杂而把它们请走了，抑或它们又在别处找到同样可爱的一棵树可供栖迟？

街头的树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

### 新书简讯

作者：朵拉  
书名：《半空中的手》  
书类：微型小说  
定价：RM12.00  
出版：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邮购处：LIM GUAT SEE  
96, TAMAN DESA BINT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作者：小黑  
书名：《和眼镜蛇打招呼》  
书类：散文  
定价：RM10.00  
出版：红树林书屋  
邮购处：TAN KEE KEAT  
96, TAMAN DESA BINT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 代 价

大约四年前，一位同事的母亲去世，我到丧家坐坐并交赙仪。时值黄昏，主人家准备了三四桌简单的饭菜，招待在场的亲戚朋友。

厨师和助手忙着捧出菜肴。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晃动，我看清楚些，没错，是汉生，五六年不见，原先白净的国字脸黎黑了，中等身材比先前瘦了一圈。怎么竟放下老本行不干，搞起炊食来？我想趋前攀谈几句，问问近况如何，却见他表情冷漠，眼神不定，和我点过头后即有意回避的样子，也就作罢——这和他往昔爽朗的性格不同啊！

约莫半个月后，遇到一个来自某村的朋友，聊天对我提到不久前遇见汉生，并问：“他怎么会来这儿煮食？不用看店吗？”

“你不知道他的事吗？”朋友一点不以为奇，反而怪我孤陋寡闻。

当知道我确实不懂后，他把那件一度轰动整个村子的往事，娓娓道来。

听完叙述后，我真是感慨万千，对汉生的所作所为，不知应鄙夷或赞扬？

现在还有这种“珍稀品种”？

认识汉生，约在二十年前，那时我在一个村子里工作。

他似乎比我迟一年半载落足这村子，因为我清楚记得：横街那一爿店铺，原本是个吊儿郎当的青年在经营，没有多久，却换了他当老板。

这一爿小店，换了主人后，颇有中兴气象。原先灰溜溜的店面被粉刷得亮丽，放置膏丹丸散参茸燕桂的药柜和架子都换过新的，货品更是比以前充足。顾客逐渐多了起来，

一扫以往苟延残喘和衰败模样。反而是直街那一间同行，和他相比，就显得暮气沉沉啦。

他不是土生土长之辈，但凭着圆滑的交际手腕、知书识字、经济地位——在村子里，开店和商家就算有钱人了，两三年后，逐步挤进当地的领导圈子，矍矍然成了社会名人。

学校的家教协会，是被他打进去的第一个团体，稍后是学校董事部，两者都担任要职。后来，又成了当地某一政党的要员。唯一攻不进去的是校友会，那是由于他没有成为会员的资格。

看这势头，不出三五年，受封勋衔啦、出任县议员啦，已是可以预卜的“锦绣前程”。

我在学校的一个组织担任跑龙套的角色，久不久到店里找他签名。店外摆了两条长凳，总有几个闲汉在看报纸或高谈阔论。他不摆架子，做事比几个前任者来得轻快利落。

学校开会，他准时到场，从不缺席。毕竟是喝过墨水的人，发言清楚，当机立断，不拖泥带水。一些唯唯诺诺的委员或理事，后来都以他马首是瞻，他怎么说，就怎么办。

有一段时期，校长和他是“吾党同志”，他和学校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三天两头儿就来学校一趟。

我在十年前就离开那村子。一两年后，他也收拾细软，离开是非之地，抛弃了辛苦创下的事业根

基、美满家庭、名誉地位……

从各方面看来，他是个理智型的人，想不到最后，却过不了情关，或日本人所谓的“女难”。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双方都已四十岁出头了，男的声誉正隆，“钱途无量”，女的是个寡妇，两三个儿女已长大了。

在朋友绞尽脑汁，由地理环境、认识的某某人一层一层剖析下，我始终知道女主角是谁啦。



不是罗蜜欧遇到朱丽叶，不是吴王夫差迷上西施，倒象是唐伯虎配对齐国丑妇无盐！

她长相粗黑，看来一点不解温柔，更不是什么富孀。儿女们激烈反对这段情。

村民都为汉生的太太叫屈，论模样，她端庄清秀，谈吐斯文，即是贤妻良母，也能协助店务，有那一点比不上情敌！

经过一段的风风雨雨、街谈巷议，汉生和情妇，竟然效法逃婚的年轻人，抛下妻子儿女和店铺，到不知名的地方双宿双飞……

我和他第一次重逢，已是他出走后好几年，最后，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啦。

日后，我还在其他丧家见过他两三次。他以承办丧家饭菜为业，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办理婚嫁喜庆的酒席。

一样的神情黯然，照样跟我点个头。落魄、潦倒、失意……尽显现在脸庞体态上——这该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吧！当年的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颇像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所描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叫人不胜今昔之感！

我已问不出“近来好吗”之类的话头了，更庆幸第一次重逢，没有贸然问到他的近况——他或许误会是揭人疮疤啊！

在意大利的维罗那城，年轻的罗蜜欧邂逅世仇的女儿朱丽叶，演出了一出悲剧，双双献出宝贵的生命，在莎士比亚的生花妙笔渲染下，几百年后，犹让人低回叹息、哀恸评说……

汉生的恋情，一点也不艳丽，男主角却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段畸恋，它的动机和目的，迄今仍无法水落石出。

“色迷心窍”之类的话，是派不上用场的！能忍心指责他“自毁前程”吗？

反之，他那“拿得起，放得下”的气概，肯为恋情负责到底，倒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不过，这对太太和四五个儿女而言，又表现得不负责任啊！

我能说什么呢？是魔障？是孽缘？

我想到，宋朝金国诗人元好问的一首词，那也是金庸作品《神雕侠侣》中女魔头李莫愁再三吟唱的歌：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

真巧，是雨季来临的十月天。捧在手的，也是一盆兰。

脑海依稀还念得出童年读过的《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蕾也无一个。眼见雨季到，移花供在家，明天阳光照，祝你满盆花！

真巧，手捧的兰花，也是从云顶山上带下来的。快七年了。兰花生得蛮青翠，就是不开花！若非气候的关系，一定是我不懂得培养。虽说等到现在，它还不开花，但它依旧是兰，就象一个未能实现的希望，始终还是一个希望！

今早发觉，它细长的叶片多么雅致，别有一番风姿。遂移到室内来，添

一份绿意。

任它不开花也涵几分幽雅，让等待花开的希望永远存在。兰花要是开过了，那个希望就消失了。这么想倒是不开花好。“等待开花”就会成为一种永恒！拥有一盆永恒，不是好过得到一枝会凋落的花吗？这么一想，对盆中的兰草，竟越发喜欢起来了。

# 希望的兰花

文 / 碧枝 图 / 詹庚西





# 旷

文 / 郝眉 图 / 刘二刚

巷陌由两墙夹道，永远阳光稀薄，一棵棵恣意伸出墙外的家花，用热闹的枝桠遮蔽巷子，狭长的天空，仅剩些许。

巷里一砖一瓦全是凉凉湿湿的青苔。

空气凉冷，一巷宁静。

其实巷外人潮熙攘，匆匆擦身摩肩，互不相干。

外面穿梭着热空气，人人的面孔竟是出奇的冷。

初到此地，不惯。

发现许多的脸上，总看不清表情，原来少缺了笑容。

不但鲜少微笑，即使对我那惯性的“和颜”亦感狐疑，真说不出的难为情。

我来自的镇上，微笑是一种礼貌，从来不曾被人怀疑这笑容的真诚。

后来觉察，这不就是经济急速成长，社会惊人进步的代价吗？

人，变得难于互信互敬。

这时，阵风入巷来，小雨细细纷纷飘洒，着地

无声，仿佛是泥地吸收了雨吸收了声音，突觉外头的人声车声渐渐消匿，恍为宁静所吞噬。

闹市中栉比鳞次的小摊子倏若默片。

一切意境不尽相同。

好些个“脚车出租”、“汽车出租”的招牌立在雨中，有没有“雨伞出租”？

雨纷纷洒落。

心里一片平和的欢喜。

远远看见一棵树龄不下百的老树，撑开天然的

一把巨伞，覆盖了大半天，几个没上学的小童蹲坐树下，在他们的童年里嬉戏。

热气自炒砂糖栗子的锅内腾升。

花档子争放着一贯热情的颜彩，漾漾地盈满一片如花海。

走完瘦瘦的长巷。

此时何时、此地何处都无关重要，只知道这一层次、这一片刻的渺远自在，也许，也许以后难复再现。

这一刻，置身喧嚣而宁静，是新的境域。

这一刻，值得细细品味。

我已走完瘦瘦、瘦瘦的长巷。

花飘落地上，地上印着一个一个我的足印……



文 / 症弦 图 / 魏传义

# 杨平诗小引

在杨平个人诗艺孕育的过程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因为以中国传统诗词意境的更新和重塑为着眼，试图建立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表现风格，而被称为追求新古典的诗人。此一时期的杨平，不少意境来自中国传统典籍、历史传说、散文文学（如张潮的《幽梦影》）等，特别是明清笔记小品的萧散闲适，唐朝以降佛家语的禅机理趣，最使他感到倾心。经过适度的演化，杨平构筑了一个现代与古典交光互影的美感世界。这个世界，他来去自如，呼风唤雨，显得十分笃定。早年，在他的学生时代，可能因为当时他的文学根底还不够深厚，而遇到意境和语言转化上的许多困难，等到《空山灵雨》出版，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属于杨平自己的新古典美学，可以说初步完成了。

中国传统文学遗产丰富，如何继承

并发扬光大，是现代任何一个中国诗人必须面对的课题，杨平的实验自有其创发的意义。无疑的，在这条实验的道路上，他是少数早起的赶路者之一。

不过我发现近五年的杨平，在诗风上又有新的变化和增进，最大的不同，是他不再把心象造景局限于“中国的古代”与“世界的现代”的互为映衬、对比上，他也许发现此一手法如果过多的使用，一定会呈现疲态，而把创造的重点放在现代精神更宽更深的挖掘上。他暂时抛却传统文学的上溯与心仪，改以现代人的眼、都市人的心，来捕捉现代生活（特别是都市生活）的内涵，那些富有别趣或令人惊诧的意象，溶成了独特的心景，突显出现代人世纪末的精神困境，这种倾向大大强化了他作品的反思力与批判力。

除了主题内容之外，较诸从前，他更重视字与字、音与音、色彩与色彩之间的联系，他似乎比以往更具形式意识；他认为哲学理念可以是骨骼，形式却是包裹骨骼的血肉形貌，而意象语的创造才是完成境界的唯一门径，诗家语不等于哲学家语（这根本是两个系统）。述志是可以的，但绝对要避免直陈，唯有通过形式的艺术处理，一首诗才能经得起美学的检验。象这样的创作意向，是他过去的作品和评论中较少表达的。不了解杨平此一变化的人可能会认为他晦涩玄虚，我则认为那不是作者表现上的失误，而多半是来自题材本身的朦胧，更非因为作者哲学辩证能力的欠缺。通常，越是逼近现代精神，愈是进入说明性与表现性的灰色地带，那就不能避免所谓的晦涩，读者有时感觉无法平原极目，尽览诗人精神世界的全貌，那是因为后工业社会人们的心魂，本来就在云封雾锁之间飘忽摆荡，难以捉摸。

追求人生静态美感的诗人杨平，碰上资讯世界成江成河的汹涌浪涛，邂逅网路交叠的千峰万峦，他一方面为人类英雄大壮丽的新生活图卷试作想象的奔驰，一方面也因这种巨变与他新古典时期比较静态的农业气质相抵触而陷入痛苦，他近作中一些狂飙的意象，以及丛丛密密绵互不绝的形上思考，在在说明杨平的作品已进入一个更繁复、更玄秘、更富象征性的精神领域。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

为什么这是一个好的征兆、好的契机呢？因为通过这个转变，可以把他的作品从农业气质推向都市性格。这种都市性格的投射，是任何一个现代诗人不可逃脱也不必逃脱的。尽管如此，与很多年轻人相比，杨平的都市性格却仍是沉潜的、温文的，既没有未来派都市文学声嘶力竭的叫喊，也没有陷入一般科幻作者玩弄科技的泥沼。他只是默默的承受着、思考着；以诗为宗教、以美为神祇的杨平，在理想追求的路上，仍是一副蹒跚前行身影，仍不失他作为一个孤独行吟者的本色。杨平，这位永远以痛苦为食粮的梦幻骑士，显然有意模糊风车与巨人的认定，因为他不想再扮演先知、英雄和领航者的角色，他只是不停地探索追求，不停地歌吟着探索追求的感觉，我以为那才是杨平该做的，那才是一个诗人应该拥有的。其实，感觉和歌唱，歌唱了再去感觉，才是诗人的正业，才是诗人唯一的“行动”，我们可能永远见不到诗神，追求再追求，一种永续不绝的宿命，吞噬了诗人，又成就了诗人。



文 / 杨平 图 / 朵拉

# 拜石

晨。风爽。意甚悠闲的沿溪漫行。一条青蛇，带着王羲之的兰亭笔意，曲曲有致的穿草而去，这就想起了王尔德的名言——不觉间悟出了一番道理。像鱼相濡于江湖，蜂蝶活跃如怀素之狂草，山僧刻板的容颜，似碑似拓；竹身细瘦如欧阳，芭蕉叶肥若东坡；云绕烟舞的每一帖，可以驱邪，亦可翩翩火化而成仙；雨后小山——最最令我兴奋感动的：不知是米颠拜石，抑是米颠偕石参拜天地？

后记：世人皆以为艺术模仿（反映）人生，唯王尔德认为人生模仿艺术，视之一般流行趋向，特别是妇女服饰，亦无不真理。



# 途中

沿途的民风纯朴——  
有儿童嬉戏，村姑浣衣  
飘摇的笑语，如铃 如烟  
溪水涓涓 鸭鹅各自悠游其上  
日照斜影中  
满山绿意里有金色的童年

古刹自竹丛后出现  
黄澄澄的飞檐挑着白云  
跨院极幽，天地极静  
灰衣僧人一脸沉沉古意  
当空月华清灵皎美  
——千年岁月不过如此！  
——千年岁月或非尽是如此  
梵唱的长夜 漫漫  
偶然，有思及此的因而感谓：  
千年岁月——啊啊原本合当如此！

·  
后记：少年时，人生该是多彩多姿的。  
中年时，人生泰半无可奈何的非彼即此。  
历尽沧桑后，五十年也罢，一千年也罢——  
“不久，你也要安眠”（歌德诗）。



少年时人生该是多彩多姿的

# 岛屿

## 记事

“我在找一个平实稳定的岛！”

动荡不安的城真的什么都没有  
没有传说中奉献幸福的青鸟  
没有一座太阳起落的绿岛  
遥远的国度战争还是紧缠人类陌生与熟悉的肩膀  
残留的憎、仇、已成形体不能推拒远离  
所谓的民族最后仍然让步给强权  
牢牢控制民生、控制城与国度的命脉  
昨夜的星空焚燃过的烟迹依然延长到今日  
是人族沦落的蓝图呢抑是一个转站  
拐过不可理喻总会抵达安稳的平原

雪花纷飞的街  
匆忙的行人一对对  
“到底有没有人雪中送炭？”  
我被寒流绕围似乎失落了我自己  
允诺的人，怎么还是没出现？

在那些性商店  
年轻的孩子在追逐成长  
打开的所谓的成长的门  
所谓的常识，往往  
误导他们通往错误的方向

我想生活是会继续下去  
生命继续流转，继续展现它多变的面容  
脆弱的、矛盾的、犹疑的  
总被迫踏着时间无声的喘息  
终于抵达他们的站

# Chicago

# 某天

文 / 李国七 图 / 寒隐

# 巴拿马

## 记事

那年，在运河  
我们是群长久漂游的鲸群  
停靠一阵子，又要拔队前行  
水一格格地灌注，平衡水位  
火车一厢厢的拖船向前  
（叫我想起长江三峡）  
沿途没有猿猴骚动  
没有飞鸟扑动林间  
我看到一些孩子  
孩子是一窝窝继续繁殖的梦  
他们是这座绿色（在变色）的星球的未来  
有人奔走、相告：“潮汐，还有太平洋风暴眼  
欲来——”  
平静恐怕又要动起来了  
六月的船期，与期待中的美国东岸  
据说Mississippi多雾，运载无数杂物  
所谓人文的存亡痕迹  
据说因为暴风眼，生活总少不了  
毁灭，与重建





文 / 林俊欣 图 / 白磊

掩耳，

不是为了

盗铃

每一种声音  
我都使用第三只眼睛  
去探测它的深度  
探测出一些莫名的惶恐  
我的眼珠开始坠落黑暗  
等待艳冶的蝴蝶来诱惑

在没有明天的绝望中  
摸索  
也变成一种  
很艺术的寻寻

觅觅  
争渡 争渡  
惊出的却是冷冷  
清清

在曾经古典的风声中  
我和鹤一般惊慌  
我的声带早已被阉割  
所有欲望和虚荣的耳膜  
自我摧毁

四面楚歌了  
我还在盲目检查指南针的正确性  
这并非自欺欺人  
而我始终  
无辜

# 遗

# 忘

故意还是无意  
始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象勇敢地丢弃  
一叠一叠黄色的记忆  
然后焚烧  
到最后一枝薪火  
没有第二副的历史形骸  
没有必要追问一切的曾经

一个永远美丽的借口  
在陶潜式的欲辩之际  
所有的悠然其实是无奈的仅存  
埋葬着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象藏在衣柜中的 N 个骷髅  
一言难尽的苦衷  
躲避的是悲哀和遗憾的泪水



麻痹了思想  
用力锤击时间的秒钟  
迫不及待  
按下那个残酷的键

有时有些磁带中的资料  
还是毁灭的好

文 / 王德志 图 / 丘瑞河

坐在长途巴士上  
度过一个世纪的牢狱  
黑夜中  
我很模糊  
象是经过许多坟场  
白色衣服的人向我招手

移开视线  
前座的男人  
带着一个笑容的盒子  
里面藏着七个面具  
三颗计时炸弹  
一把利刀  
和  
一朵枯萎的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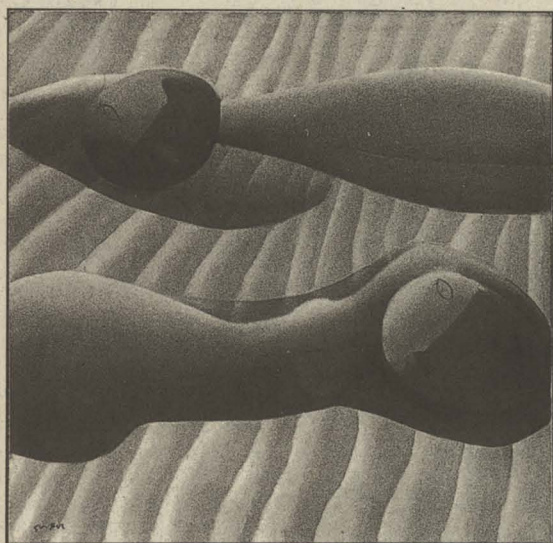
幻觉象把我围绕起来  
一个个巨大的黑影  
纠缠着…

经过凹凸不平的沙地  
巴士激烈摇晃 纠缠  
一大堆孩子  
疯狂尖叫  
快乐地乱跳

整辆巴士 突然  
象在太阳上面行驶

巴士  
搭客





# 影 子

死尸走在身旁  
手拿着喇叭  
告诉我石器时代的事件  
太多噪音  
每次醒来  
都看见墙壁流满了血  
门内由死尸砌成的  
扭曲城市  
一片滚动的血河中  
仿佛听不见 刀口下  
一棵树哭泣的声音

我下令影子远走  
收集自己遗失的脚印  
邂逅窗外的天使  
牧羊人说：时间会审判我们

枯燥的黑色日子  
影子开始出走  
叫风刮走  
城市的雨季  
在悲伤的回音中  
奔驰  
知道城市继续长着一棵地狱的树  
回头望  
森林由深绿变成淡黄  
然后消失。

在安静的雨季  
土地升起烟雾  
遥远的天使走来  
对着风离去的方向  
放走鸽子

我相信  
时间有巨大的翅膀  
是鱼开始起飞的时候了

思绪中绿色的太阳出现  
阳光巨大地膨胀  
我已把死尸埋葬  
望着天空  
风中一阵铃铃响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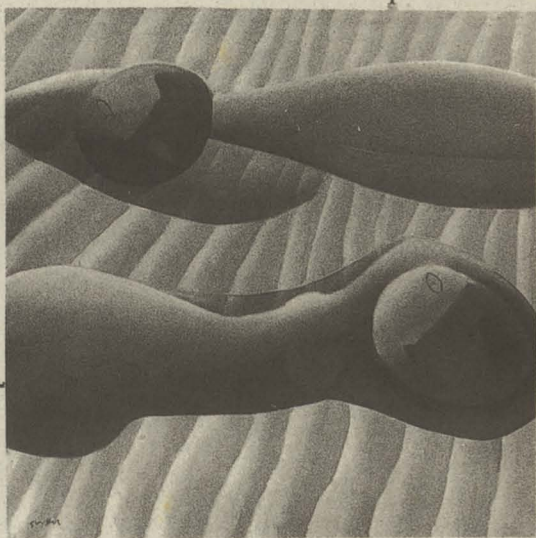
# 下午的每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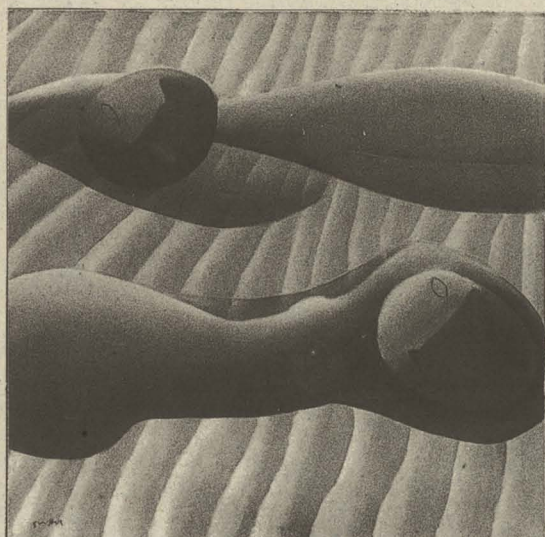
如一只四处探索的狐狸  
时间不停撕裂  
幻想的画面  
呆在思维的一个入口  
进入另一个布满  
怪兽的梦幻城市  
在梦里寻找出口  
离去  
告诉文字

## 日子

冲凉过后  
我又到外面去  
回来冲凉  
又到外面去

每天  
我一直回来冲凉





时代：

百货公司

人群挤入意图  
挤入货品堆里  
告诉眼睛  
一种侦探的工作规律  
仿佛与时间过不去  
打开所有梦的盒子  
视命成为一个垃圾罪人  
与速度奔跑  
挖空整个建筑物  
快乐地离去  
按照计划  
明天要搬移的地点  
继续…继续…  
继续…

暗淡朦胧中  
黄灯下的某个角落  
一个沉默的圆工  
张着眼睛  
望着前方  
领口吊着一张  
时间死亡的证件

夜色零乱的流影中  
呆立着一个黑色影子  
淡淡地  
消失

# 乌节路

走在乌节路旁  
我贪婪的呼吸着这里空气  
因为我知道  
空气里  
会有你曾呼出的气息

文 / 曹伟

# 思念

思念是一束箭  
由我心底发出  
直射向你的窗前  
奈何中途碰着了一阵冷风  
慌得失去了方向  
全落到深深白云间

文 / 林惠洲 图 / 孔紫



深夜的时候，静静  
眩月向西树梢轻落  
挥别，挥别我的眼光  
一个白昼疲惫和行旅  
天空雨后雨后星茫有泪  
泪涤尘埃的

是时候深夜，思念悄悄  
如虫，多节，长着怯懦的感觉  
阴暗里点燃（只在阴暗里）  
一根香烟迅速烧短烧短  
月都下了树林风都止歇  
我还想——没酒没……

想什么？星于尽西了  
雾在林地升起，那  
那深夜的时候

# 深夜的时候 ——别后



# 刘禹锡

## 的散文成就

### 一、前言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曾任太子宾客及检校礼部尚书等官职,故又称刘宾客或刘尚书。他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家。《旧唐书》谓:“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sup>2</sup>这是对他文学上的成就之概括。实际上,刘禹锡的文学成就,也正如上述《旧唐书》之所言,可分为诗歌和散文两方面。就诗歌而言,他和白居易齐名。白氏在《哭刘尚书梦得二首》之一云:“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sup>3</sup>所谓刘、白齐名,

是指两人的诗名而言。由此可见刘禹锡和白居易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名。至于散文,刘禹锡的成就可直追韩愈与柳宗元。因此《旧唐书》又谓:“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sup>4</sup>由这些话可知《旧唐书》的撰者认为刘禹锡不但是个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散文家。可是,由于被诗歌的盛名所盖,刘氏的散文反而往往为人所忽略。

除了《旧唐书》对刘

禹锡的诗文作出很高的评价之外,唐朝的赵璘也说:“……又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刘、杨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sup>5</sup>宋朝王安中也谓:“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文冠百代,其诗皆天下之奇作。”<sup>6</sup>从这些评语可见出唐宋文人学者皆推崇刘禹锡的诗歌和散文。本文将集中讨论刘禹锡的散文成就。

### 二、思想深刻与说理生动的论说文

唐代的古文运动,刘禹锡是直接的参与者。韩

愈和柳宗元在这次的古文运动中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里代表唐代的两大家，韩愈和柳宗元都主张为道而作文，为道而学文，文学乃传道之工具，文学之艺术技巧也只是为能够收到恰到好处地“明道”功效而存在。简单地说，文学乃为道而有。

对散文的功用，刘禹锡的看法和韩愈及柳宗元颇相似。他认为散文乃是明志寄意的工具，因此他说：“所蓄者志，见志之具，匪文谓何？是用颀颀恳恳于其间，思有所寓，非笃好其章句，泥溺于浮华。”他这种见解和韩愈及柳宗元的“文以载道”论并没有什么差别。其实，像刘禹锡这样一个失意于政坛，长久地被投闲置散的政治家，更需要靠诗文来表达他对世事的意见以及抒发他的思想情感，也幸好他努力地以散文言志，因此，在他和王叔父及柳宗元等所发动的永贞革新运动失败之后，他通过散文表达志意的做法却告成功。他的散文成就也受到肯定，譬如与刘禹锡同时之李翱即曾经告

诉韦蕃云：“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李翱本身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健将之一，由李翱对刘禹锡散文的肯定，便可知刘氏这方面的作品在唐代文坛上所占的地位了。

在宋代，刘禹锡的散文也赢得一些文人学者的重视和喜爱。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散文比柳宗元的好。例如宋祁在其《笔记》中即曾经记载说：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爱刘禹锡文章，以为唐称柳、刘，刘宜在柳柳州之上。”<sup>10</sup>李淑为北宋李若谷之子，曾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及端明殿学士等，是个很有学问的文学家。<sup>11</sup>李淑论刘禹锡和柳宗元散文的优劣，纵使有其个人主观爱好的成分存在，可是由李氏之言，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事实，即在宋代，刘禹锡的文章也非常受到重视，甚至认为在散文方面，刘氏足以和韩愈及柳宗元争锋。

与李淑同朝的李朴在其《送徐行中序》里云：“吾尝论唐人文章，

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湜。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sup>12</sup>李朴是北宋末年的大儒，曾任西京国子监教授等官职。<sup>13</sup>他对刘禹锡散文的评价虽不若李淑高，可还是将之只稍置于韩愈和柳宗元之下，换言之，即将韩、柳、刘列为唐代最出色和最好的散文家，并认为杜牧，李翱，皇甫湜，元稹及白居易的散文成就皆不如刘禹锡。

南宋嘉泰年间进士，累官至大理寺正的谢采伯则云：“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sup>14</sup>谢氏将韩愈和柳宗元看作是中唐文运动的先驱，而刘禹锡及白居易则是继韩、柳之后甚有成就的散文家。

清人编《四库全书》，于其总目提要里评刘禹锡的散文云：“其古文则恣肆博辨，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sup>15</sup>意谓刘氏的论说文，文笔奔放，气势雄健，举证则旁征博引，精到透辟，是



韩愈与柳宗元之外，能独创一格的散文家。

清末平步青也说：

“柳州初工骈体，后乃笃志古文，其才气凌厉，足以抗韩……同时若刘宾客，才辨纵横，间以古藻，亦柳之亚。”<sup>16</sup>其意是说韩愈与柳宗元的古文水准不相上下。刘禹锡的散文则跌宕纵横，豪放雄奇，很能发挥其辩证之才，又善于运用古语，其成就仅亚于柳宗元。

由以上各家之评语，即可证明历来的文人学者大都很重视刘禹锡的散

文，对之作出很高的评价，认为可抗韩、柳之作。刘氏确实是中唐时候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家。尽管唐宪宗对他很不满，而且还曾宣布刘氏和其同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sup>17</sup>他的政敌也不断迫害他。不过，一论起他的文学作品，则莫不称赏，甚至有“人嘉其才而薄其行”之论调。<sup>18</sup>

在散文的领域里，论说文及描写文可说是刘禹锡最擅长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的作品，在他所有的散文中显得特别突出。他的论说文具有深刻的思想

内容，而且文采斑斓，议论引喻，透辟精当，说服力强，刘氏对自己的论说文也深具自信。在《祭韩吏部文》中他针对自己和韩愈的散文特长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sup>19</sup>也有人接受这样的说法。例如南宋的王应麟即曾不客气地抨弹道：“刘梦得文不及诗，祭韩退之文乃谓‘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莫（刘氏原文作“不”）能困。’可笑不自量也。”<sup>20</sup>不过，作品往往是最有力的辩护。其实论说文的好坏，除了艺术手法之外，也牵

涉到作者的思想水平。<sup>21</sup>当我们细读刘禹锡的论说文，便会发现他此类散文的确文路畅达，理意充沛，同时识见不凡，寓意深远，有证据，也有论断，写得既深刻又精彩。

西方学者拉蒙特氏(H.G.Lamont)便极度赞赏刘氏《天论》上、中、下三篇论说文，认为他能成功地综合了复杂的天人之论，并且进一步加以拓展。拉蒙特氏还说这三篇论文所作出的明确论证及所表现的积极思想，已超越柳宗元那许多相同课题之作。<sup>22</sup>香港已故学者钱穆也十分推许刘禹锡的三篇《天论》，觉得“梦得所论，较之韩、柳二公，遥为深至”。又加按语谓：“梦得《天论》，实为深微，不得谓仅堪为柳氏之说作传疏也。”<sup>23</sup>宋祁虽然不十分赞同刘禹锡《天论》中的思想，但对其文辞则称赏有加，他在《笔记》里说：“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其辞至矣。”<sup>24</sup>刘氏的《天论》，虽是哲学之作，然而词采优美，生动畅达，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刘禹锡的论说文，大部分都具有如《天论》三篇的艺术特点，刘氏还曾写了一组从事实引出议论的七篇文章，即《鉴药》，《讯氓》，《叹牛》，《傲舟》，《原力》，《说骥》和《述病》，总名之曰《因论》。<sup>25</sup>《因论》七篇全是采用先记叙后议论的方式来写。凭借所记叙的事件而发出议论，但都能将叙述和议论两个部分紧密地结合起来。兹选录《傲舟》一篇以为代表：

刘子浮于汴，涉淮而东，亦既释纒，榜人告余曰：“方今湍悍而舟隘，宜谨其具以虞焉。”予闻言若厉，繇是裯以室之，灰以瑾之，料以乾之。仆息而躬行，夕惕而昼勤。景霾晶而莫进，风异响而遑止。兢兢然累辰，是用获济。偃墙弭棹，次于淮阴。于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游肆而觴矣，或拊桥而歌矣。隶也休役以高寝矣，吾曹无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窾隙潜澍，涣然阴溃，至乎掩箬濡荐，方卒愕传呼，跣跳登墟，仅以身脱。目未及瞬而楼倾轴

垫，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

刘子缺然自视而言曰：“罗予兢惕也，汨洪涟而无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无常所哉！不生于所畏而生于所易也。是以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宜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至于覆国夷族，可不傲哉！呜呼！祸福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后傲，斯弗及已。”<sup>26</sup>

文章开始先记叙作者某次乘船航行，由汴河转入淮河，行至江苏淮阴的经过。由于他搭乘的是一艘不坚固的木船，又值天气恶劣，水流湍急，于是船上的都提高警惕，时时刻刻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因而“汨洪涟而无害”，终于安全到达淮阴。可是在船泊岸之后，人们都放松警惕，有的高寝宴息，有的自暇自逸，结果船反而沉没。作者于是借此次的行舟经验来比喻治国。这便是议论部分。他认为提高警惕，加强治理，可令国泰民安，

失去警惕，贪图安逸，会导致国危人亡。同时，他还引用历史事件来论证政治上懈怠疏忽所产生的严重恶果，并阐明了安与危，祸与福之间的互相矛盾、依存、转化的关系。这种思想源自《老子》。《老子》第五十八章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sup>27</sup>作者用这个道理，强调了防微杜渐，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亡国之祸。作者将他的经历和当代的政治巧妙地联系起来，用以告诫唐朝的统治者重视各种潜伏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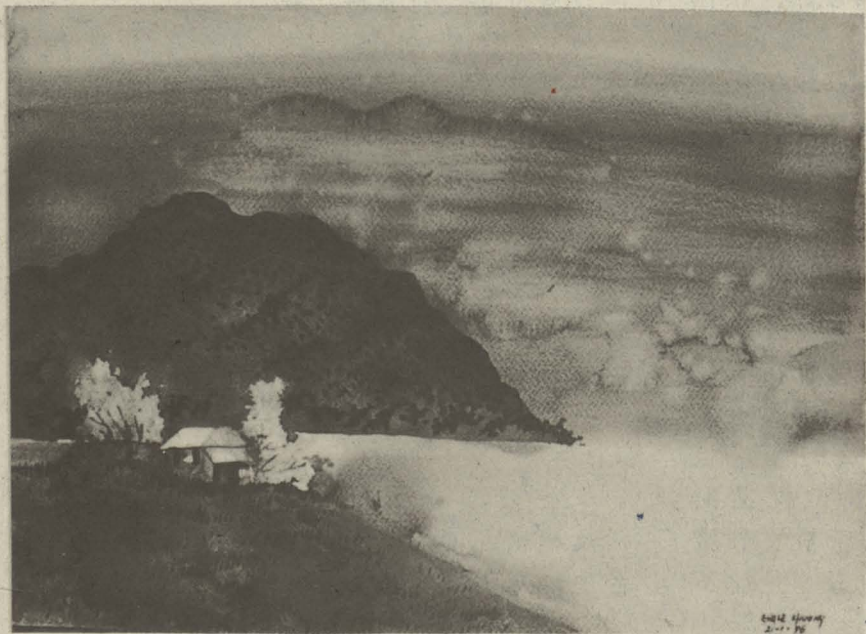
以防止覆国之祸。<sup>28</sup>

本篇即将记叙和议论两个部分完满地结合起来，叙事部分简明生动，在散体中穿插了排比之句如，“衲以窒之，灰以瑾之，矧之乾之”及工整的对偶句如“景霾晶而莫进，风异响而遽止”等，以增加文章的巧丽和表现力。议论部分则引证得体，切于实情，使人读来娓娓忘倦。

《救沉志》虽不属于《因论》中之作，但其结构也与《因论》各篇相同，即先记叙后议论。文章从水灾的发生时间、地点及灾情写起，然后用一

连串的排比句铺述洪水巨大的破坏力：“柔者靡之，固者脱之，规者旋环之，矩者倒颠之，轻而泛浮者碾磕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sup>29</sup>这些句子，一气贯注下来，造成非凡的气势。接着作者描写僧人带领里中而拯救被灾者的过程，细腻生动。议论部分先假托僧人的意见，提出救与不救落水的凶兽问题，表达自己赏善罚恶的观点。最后作者带出文章的主旨，他引用《国语》赵文子的话：“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恶人在位，不去亦不祥”<sup>30</sup>作结，妙喻妙理，耐人寻味。

除了《因论》七篇



和《救沉志》之外，《观博》<sup>31</sup>也采用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方式写成。刘氏的这种写作方式构成了他论说文的另一种特色。行文时，他又往往能抓住事物的两个相反方面论述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启发读者的思维。采取这样的写法不但可使其论点更形突出，增加其说服力，而且也使读者获得更多的审美愉悦，可谓匠心独运。

刘氏有一部分的论说文是采用问答体写成的，如《辩迹论》及《论书》<sup>32</sup>，文章都是用设问句开始，先替自己的批驳树立靶子，然后才逐层批驳问者的错误观点，顿挫有致。至于《华佗论》<sup>33</sup>则引古论今，对操生杀大权的统治者随意迫害人才提出严厉的批判，虽是有感而发，但也写得理路清晰，论点有力。因此陈允吉认为刘禹锡“在其理论著作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以及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的艺术特点，确实不是韩愈所能企及的。”<sup>34</sup>当然，这只是就论说文而言。至于在整个散文领域里，刘禹锡的影响是比不

上韩愈的。

### 三、造语精妙 的描写文

刘宗元描写山水的散文，读者皆交口赞誉，尤以《永州八记》，更为人称赏不已，成为山水游记的典范之作。刘禹锡描绘山水的散文，虽不象柳宗元用了许多反语和情语，精奇动人，但体物既工，造语也妙。苏轼曾并提柳宗元及刘禹锡的描写文，说两人都在描写山水方面造语精湛美妙。兹引录苏轼之语于下：

余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铍。诵子厚诗，知海山奇峰也。子厚记云：“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冉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子厚、梦得，皆善造语。若此句，殆入妙矣。梦得云：“水禽嬉戏，引吭伸翻，纷惊鸣而决起，拾采翠于沙砾”，亦妙语也。<sup>35</sup>

上述苏轼所引刘禹锡及柳宗元的写景各句，皆生动优美，清拔脱俗。

张邦基在《墨庄漫录》里也引曾纮<sup>36</sup>赞赏刘禹锡的描写文之语，曾纮说刘氏善于造清丽奇语，而且还认为学文者不可不背诵刘氏此类文句：

予少年在湘阳，曾纮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语者，无若刘梦得。作《连州厅壁记》云：‘环峰密林，激清储阴。海风驱温，交战不胜，触石转柯，化为凉飈。城压赭冈，踞高负阳。土伯嘘湿，抵坚而散。裘山逗谷，化为鲜云。’盖前人未道者。不独此耳，其他刻峭清丽者，不可概举。学为文者，不可不成诵也。”<sup>37</sup>

其他如《管城新驿记》和《吏隐亭述》<sup>38</sup>，在描写水光山色的绮丽之余，又寄寓深沉的感慨，使景和情一齐汇入篇中，于写景中曲传情致，除了可以表面领略美感外，又加一层内心的感动。

刘禹锡尚有一篇写物抒志的精粹隽永而且脍炙人口的小品《陋室铭》。兹将原文录于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sup>39</sup>

所谓“陋室”，即指简陋的房屋。《韩诗外传》云：“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谨守，日切磋而不舍也。虽居穷巷陋室之

下，而内不足以充虚，外不足以盖行，无置锥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举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则社稷之臣也。虽岩居穴处，而王侯不能与争名，何也？仁义之化存尔。如使王者听其言，信其行，则唐虞之法可得而观，颂声可得而听。”<sup>40</sup>刘禹锡“陋室”之名，很可能即由此取定的。他自己似也以“仁义之化存”的儒者自居，认为有如此的学养，虽未被大用，王侯也不能与之争名。因此，“陋室”表面上虽是自己居室的谦称，骨子里却蕴蓄着作者的自负和自信。刘禹锡的道德修养和渊博的学识以及卓

越的干才；曾使他“名重一时”。《旧唐书》还记云：“禹锡尤为王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

《新唐书》也载：“叔文每称（刘禹锡）有宰相器”，<sup>41</sup>这可能就是他所以自信自负的主要原因。

铭文本来多属于写一些颂扬、说教、规戒或劝勉之意的文体。但刘禹锡这篇只有八十一个字的《陋室铭》却“格高旨远”，超拔不凡，真可谓“片言百意”。<sup>42</sup>有关刘禹锡的陋室所在地虽有多种说法，不过很可能是在洛阳。这篇文章，应是他晚年住在洛阳时所写的。<sup>43</sup>文章开头六句，“山

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作者以山和水，来比方室，用不高和不深来比方陋，以仙和龙来比方主人之德，用名和灵来比方馨。文章以旁起的写法，别开生面<sup>44</sup>，可是这些对比却立刻使读者感悟到有高尚道德之士所居住的屋室，其外形结构如何并不重要，因为主人足以使陋室不陋。

由第七句至第十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作者用这些句子来描写陋室的外景和室内的人事：侵阶的绿苔和映帘的青草使陋室的外观不陋；而到室内来访主人并与之谈笑的鸿儒又使陋室内里也不陋。

第十一句至第十四句，“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几句写主人在陋室中的生活：弹琴念经，清雅闲适，听不到聒耳的乐声，也不需要阅读和书写累人的公文。以此衬托出作者清心寡欲，高洁超俗的情怀，因此也使陋室不陋。

末尾四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作者以自己的陋室比并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诸葛亮在南阳的草庐及汉朝名学者扬雄在西蜀的草玄堂。<sup>45</sup>诸葛亮的草庐和扬雄的草玄堂外表虽陋，然而主人的品德不但能使之不陋，而且还可令其美名远扬。最后作者以孔子的话作结，不过却用“藏前语”之法。省略前句“君子居之”，而只引后句“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sup>46</sup>作者这一省略写法反使文章更饶有余味，同时又是非常有力的结束语，说明因为主人是君子，故能使陋室不陋。

《陋室铭》构思巧妙，语切旨远，其写法上也和作者的许多篇论说文一样，扣紧事物的两个相反方面描述其相互关系及发展变化，从头到尾围绕着屋室的“陋”与“不陋”的辩证，使得全篇首尾相应，统体浑成，而且情味隽永。这篇短文所发出的艺术魅力，不但令文

章本身传之永久，同时也使刘禹锡的“陋室”美名不朽。

#### 四、结语

刘禹锡的散文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他的作品包括了赋、碑、铭、记、伦、书、章、表、状、启、集纪（序）、戒、说、述、传、墓志、墓表、祭文、奏记等。刘氏的散文具有一定的特色，议论方面，大都说理透辟，论证充足，词锋犀利，雄健流畅，记叙与描写方面又能做到文情并茂，生动感人。柳宗元曾经说刘禹锡的散文“雋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sup>47</sup>刘氏的散文，除了一些应酬公文之外，其他的不管是长篇巨论或精简短小的作品，多数意味深厚，引人入胜，颇合乎柳氏上述的评语。刘禹锡的散文虽然不如他的诗歌出名，可是他在这方面也有不平凡的成就，对唐代的古文运动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附注:

- 1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卷160, 页4210-4213.
- 2 同上注, 页4210.
- 3 见《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卷459, 页5234.
- 4 同注1, 页4215.
- 5 赵璘《因活录》, 《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 1962), 卷3, 页1. 杨公指杨敬之.
- 6 王安中《鄜城杜泽之诗集序》, 见王正德《徐师录》, 《四库全书珍本别集》(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5), 卷3, 页33-34.
- 7 叶庆炳师《中国文学史》(台北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0), 页370-372.
- 8 刘禹锡《献权舍人书》, 《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页93.
- 9 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 同上注, 卷19, 页166.
- 10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 《百川学海》(上海博古斋, 1921), 卷上, 页5.
- 11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卷291, 页9740-9741.
- 12 见同注6《徐师录》, 卷3, 页8.
- 13 同注11, 卷377, 页11655-11656.
- 14 谢采伯《密斋笔记》, 见同注6《四库全书珍本别集》, 《提要》, 页1及卷3, 页9.
- 15 纪昀等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湾艺文印书馆, 出版年份缺), 卷150, 页21.
- 16 平步青《霞外摭屑》, 《明清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卷6, 页430.
- 17 同注1, 卷14, 页418.
- 18 同上注, 卷160, 页4212.
- 19 同注8, 卷40, 页404.
- 20 王应麟《困学纪闻》(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卷17, 页1306.
- 21 参阅下孝萱《刘禹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页100.
- 22 H.G.Lamont, "An Early Ninth Century Debate on Heaven: Liu Tsung - Yuan's T'ien Shuo and Liu Yu - hsi's T'ien Lun", Part II, Asia Major, Vol. XIX (1),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74, 页65.
- 23 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 《新亚学报》(香港新亚书院, 1957), 第三卷第一期, 页162-163. 柳宗元曾谓刘禹锡的《天论》: "乃吾《天说》传疏耳." 见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 《柳河东集》(北京中华书局, 1964), 卷31, 页503.
- 24 见同注10, 卷中, 页6.
- 25 见同注8, 卷6, 页57-63.
- 26 同上注, 页60-61.
- 27 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香港中华书局, 1987), 页186.
- 28 参阅芦荻, 朱帆《刘禹锡及其作品》(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5), 页209; 刘禹锡诗文选注组《刘禹锡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页205.
- 29 同注8, 卷20, 页186.
- 30 《国语·晋语八》(上海上海书店, 1987), 卷14, 页168.
- 31 同注8, 卷20, 页179.
- 32 同上注, 卷5, 20, 页48-49, 180-181.
- 33 同上注, 卷5, 页50-51.
- 34 陈允吉《论刘禹锡及其

- 文学成就》，《文艺论丛》第二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页349。
- 35 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卷19，页123。柳宗元原文见《袁家渴》，同注23《柳河东集》，卷29，页474，惟“冉”作“苒”。刘禹锡原文见《楚望赋》，同注8，卷1，页6。
- 36 曾竑，字伯容。《墨庄漫录》作曾弦，《全唐文纪事》引录亦未于改正。此据《南丰县志》改。参阅鲁琪光《南丰县志》（缺出版社及出版社名，1871），卷23，页18；张邦基《墨庄漫录》，《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1962），卷10，页8；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96，页1199。
- 37 《墨庄漫录》“驱”作“殴”，“凉”字之前有“深”字，“赭”字缺，“逗”作“逼”。此据《刘禹锡集》改。
- 参见上注《墨庄漫录》及刘禹锡《连州刺史厅壁记》，同注8，卷9，页82。
- 38 《管城新驿记》与《吏隐亭述》见注8，卷8，39，页76-77，390。
- 39 《刘禹锡集》未收《陋室铭》，此录自董诰等编《全唐文》（台北启文出版社，1961），卷608，页14-15。
- 40 韩婴《韩诗外传》，《龙溪精舍丛书》（潮阳郑氏刊本，1918），卷5，页8。
- 41 引文见同注1《旧唐书》，卷160，页4210；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168，页5128。
- 42 参阅王洪主编《唐宋散文精华分卷》（北京朝华出版社，1991），页327。
- 43 刘禹锡陋居之所在及他写《陋室铭》的时间，参阅王元明《刘禹锡诗文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页323。
- 44 参阅李如鸾《古代诗文名篇赏析》（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页131。
- 45 扬雄，字子云，汉蜀郡成都人。此处为了押韵，作者以“子云亭”替代“草玄堂”。扬雄事迹见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87，页3513-3585。
- 46 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香港中华书局，1989），页91。
- 47 刘禹锡《犹子蔚适戒》，同注8，卷20，页178。

编按：

作者参加了1996年9月23日至27日在中国西安举行之“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即为作者与会宣读之论文，将收入《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

# 道情

古人雅爱山水  
或偕二三良朋  
游赏于春秋佳日  
或一琴一驴  
随曲曲的涧水漫步寻幽  
长啸松下

——偶然

因杳杳的梵呗而凝神伫立  
盘膝入定

（无论风忽忽林郁郁水沙沙一身白衣似雪）

一抹烟流的清芬

山阴道上、落花亭畔

悠悠然 晶晶然 栩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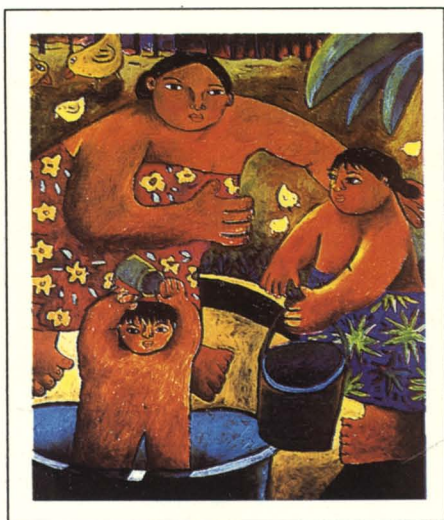
溶溶我心后

——个中趣味

一若小雨叮叮的打点于丘壑块垒

夫子曰：此乐非但醉人

兼可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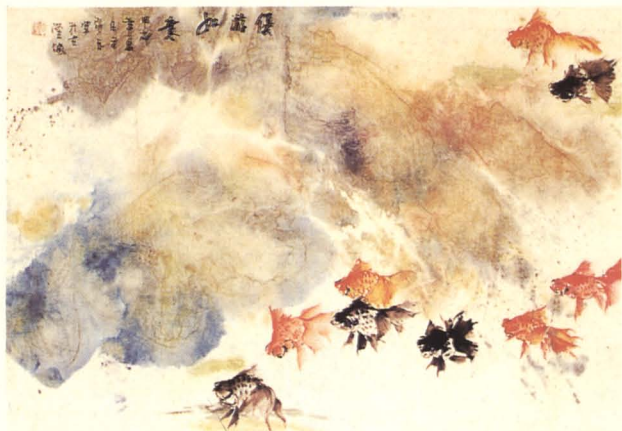


后记：清人李慈铭在其《越縵堂日记》中有载：“傍晚，独步至仓颉祠前看稻花。时夕阳在山，烟翠欲滴，风叶露穗，摇荡若干顷波，山外烟岚，远近接簇，悠然畅寄，书味满胸（好一个书味满胸！）此乐非但忘贫，兼可入道。”信哉斯言！

文 / 杨平 图 / 戴淑贤

文 / 碧枝 图 / 方宝玉

# 摇晃的纸鸥



一罐友人从澳洲带来的巧克力，正逐日渐少。裹糖的锡膜，已渐渐变成他书架下展翅的海鸥！青的绿的，红的蓝的，一只一只那么亮丽。

真的令我讶然，是几时，那么小小一张纸，经他巧手一摺，就象海上翱翔的飞鸥！他仅用一条一条的细线缚住它。线头就绕在长型灯管下，晃呵晃呵，纸鸥已有所待，待季候一到风来相携，就要挥

翅而起。可我还在忖测，他欲去的方向。

他会跟着来时的风飞渡重洋，在异国落地生根吗？或许，他不论飞多高去多远，只要学有所成，就会返回他生长的地方？唉，纸鸥还在书室里，倒是我的思绪，先迫不及待地揣测那不可预知的将来。

将来是一幅构思，未落下笔的风景。而我的目

光，总是依念不休那一双双排成队伍的亮翅！

真想一声令下：别飞，别飞了！这斗室虽小，却是温暖馨香，何必定要风里浪里去历练？唉，它即是一只鸥，羽翼丰满时岂可永系在我的视线局限中？

我的心啊，日里立详，夜里思量。许多不舍，辗转心间。也像那纸鸥儿，朝夕摇晃！